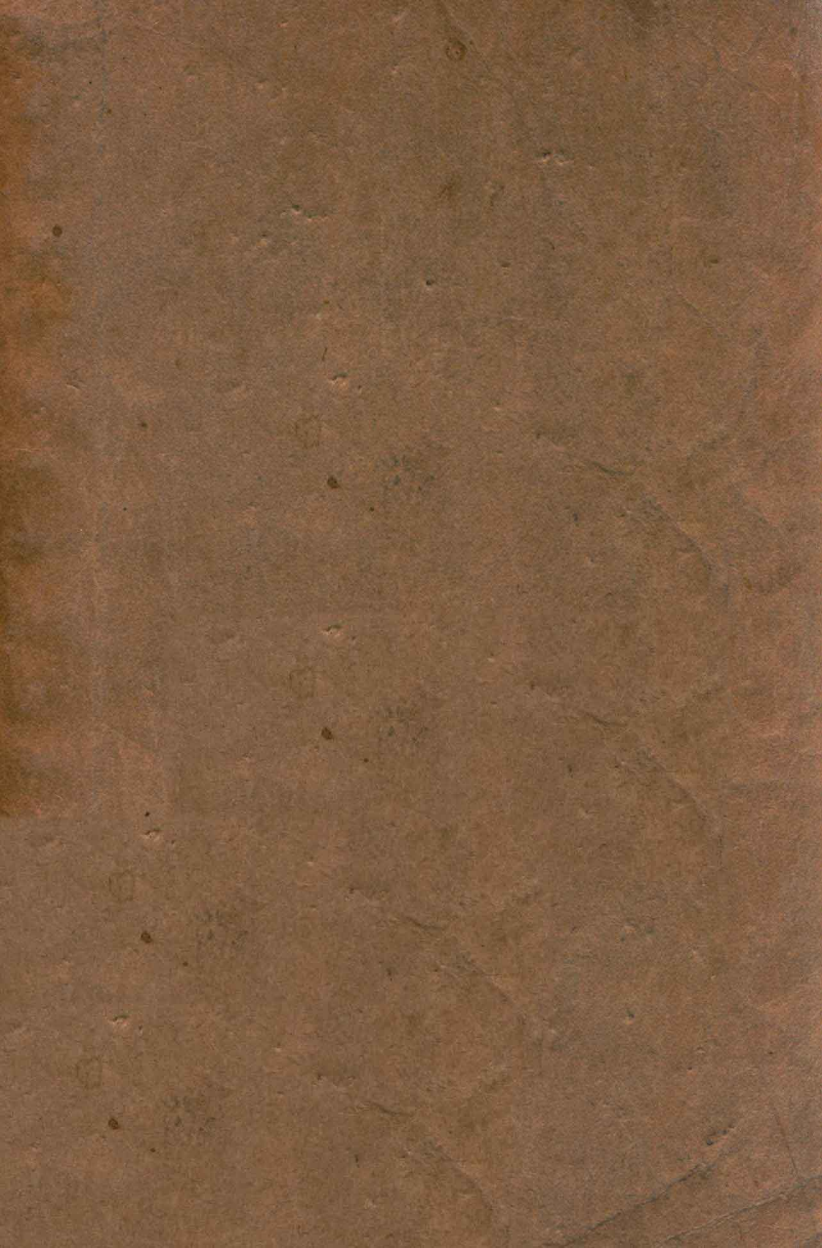


VIII

李健吾戲劇集

春青

文化生活出版社



春 青

吾 健 李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金圓七角

李健吾戲劇集

青春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李健吾戲劇集

- | | |
|----------|-------|
| 一、這不過是春天 | 六、秋 |
| 二、以身作則 | 七、梁允達 |
| 三、母親的夢 | 八、青春 |
| 四、新學究 | 九、草莽 |
| 五、黃花 | |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青

春·五幕喜劇

是知其不可爲而爲者也。

是不知其可爲而爲者也。

是不知其不可爲而爲者也。

人物

田寡婦 四十五歲

田喜兒 十八歲

鄭老師 五十歲

羅舉人 四十歲

羅童生 十一歲

小虎兒 十二歲

小黑兒 九歲

楊村長 四十歲

楊太太 四十五歲

香 草 十七歲

香 菊 十歲

紅 鼻 子 更夫

老 二 田 伙

另 一 田 伙

時 代

清 朝 末 年

地 點

華 北 鄉 野

第一幕

(關帝廟前。宣統元年初夏，某日午時。)

這是一座關帝廟，同時也是一所書塾，隨便走到華北什麼村落，幾乎全有這樣一個安排。呈在眼前的，只是半個廟門，破爛的剝蝕的，好像牠的朝代大清，僅僅餘下一個空殼，大門虛掩。門環由于歲月久遠，可以四面轉動。石獸殘廢了，但是因爲大人常坐，兒童常立，磨得和玉一般發亮。因爲另一扇門幾乎落在舞臺以外，石獸看見一隻，門匾只有一個「關」字和大半個「帝」字。

廟牆並不太高，露出初夏的碧空，午陽直射的殿瓦和樹木。一條又矮又扁的長凳，由門洞移到廟牆底下。一棵老氣橫秋的槐樹正好佔據舞臺的中心，大道的邊沿。

小虎兒立在樹身一旁；小虎兒立在長凳一旁。他們仰起頭，羨慕而又鼓勵，望着馬跨在牆頭的田喜兒。

小虎兒 田喜兒哥，騙你不是人，那天紅鼻子分了一個給我喫，那才叫甜哪！

小虎兒 我也喫來的！

田喜兒 你們哥兒倆在外頭給我睨着，人來了嚷給我知道，掐下桃子咱哥兒三平

分。

小黑兒 田喜兒哥，我睇這邊。

小虎兒 田喜兒哥，我睇這邊。

田喜兒 老師逮住我，你們倆可別跑。

小虎兒 老師睡上午，不會知道。

小黑兒 他出來，你在牆頭，你先瞞見。

〔田喜兒立在牆頭，走索一樣，正想拾步，就見香草由右過來，提着一把大水壺，沈甸甸的，她有些喫力。她打算換手，一眼望見牆頭的英雄。〕

香草 （嚷了起來）那不是田喜兒哥！

田喜兒 （這一驚，非同小可，險些兒摔了下去）香草！

香草 你——！你下來。吓死我了！

田喜兒 （笑嘻嘻的）摔死了還你一個新的！

香草 你這些天都在那兒？你媽到處找你。

田喜兒 別理我媽。我在家，她也是到處找我。

香草 太陽這麼毒，你站在牆頭幹什麼？當心老師聽見了捶你。

小虎兒 田喜兒哥給我們搯桃子。

香草 好哇！我告老師！

小黑兒 沒有我是田喜兒——

田喜兒（模擬）「沒有我是田喜兒」——好哇！你沒有挨板子，就先把我招了

啊！得衝小黑兒你這句話，桃子甭想我偷啦！（坐在牆頭，背向廟內，盪着兩條腿）

原來挨打挨罵是我一個人的份兒呀！

小虎兒（賣好）田喜兒哥，我沒有那麼說。

田喜兒 你呀，也不是種！

香草（向小兄弟）你們倆別跟他瞎蘑菇了，才剛路過你們家，我聽見老爺爺叫

着名兒直喊。

小虎兒 爺爺在睡上午！

田喜兒 去罷！你爺爺聽見你們倆跟我在一起，可有一頓好罵。

小黑兒 小虎兒，我走啦！

小虎兒 （看着田喜兒）對啦，爺爺說你不務正——

田喜兒 對你爺爺講，你小龍兒哥務正，教他媳婦兒養漢子！

香草 （推小虎兒）快趕小黑兒去聽田喜兒哥瞎扯蛋！

〔小虎兒隨小黑兒一同往右走出。〕

〔香草和田喜兒彼此望了一眼。香草低下頭，嘆了一口氣，提起水壺就走。〕

田喜兒 （喊住她）香草（她打了一個寒顫）我回來啦！

香草 嗯。聽見啦。

田喜兒 我在縣裏景相公那兒待了半個月。就是那回打省裏下來的那個東洋留

學生。你爸爸請他喫過酒。

香草 你去做什麼？

田喜兒 他要辦洋學堂，我去——（感到吹噓的需要）這你就甭聽提啦！那景相公家呀，一進大門就是一個大院子，院子裏頭套着院子，一進比一進深，一層比一層高，他自個兒住在第五進；我一去，他就說，好兄弟，你這份兒熱心比什麼都衝，我這兒沒有什麼好的，你就先住些天再說。他請我住在第四進。相與的個個兒是英雄豪傑。睡的是白漆漆的象牙牀，蓋的是又輕又暖和的鴨絨被，喫的是大洋裏頭的魷魚海參，喝的是岳王墳的龍井香片。我這個福享大發啦！

香草 （妬忌）就那麼好？

田喜兒 還有戲聽！

香草 好聽不好聽？

田喜兒 好聽！一唱我就哭。我聽了兩回，哭了兩回。

香草 哭有什麼好？不看戲，人也哭。

田喜兒 那呀——那是你愛哭！要是我呀，我就笑！

香草 誰像你，一天到晚輕忽忽的，兩腳不著地，一個勁兒地游魂！

田喜兒 我媽不是也淨打我！

香草 那也好叫打像我爹——

田喜兒 他從來不打你。

香草（嘆了一口氣）打就好了！（提起水壺）人全能夠像你就好了！說到那兒

就到那兒，多自由！爹媽統不攔在心上！

田喜兒 沒有的話，我媽我頭一個丟不下。這村子還有一個人我也丟不下……你

猜是誰……是誰？

香草 不知道！

田喜兒 猜猜看！

香草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田喜兒 不知道幹嗎臉紅？……說呀，幹嗎臉紅？（香草回身要走）你那兒去？

香草 地裏去。

田喜兒 坐一會兒。

香草 不成！我送水去。

田喜兒 我正渴。先飲飲我。

香草 沒有水！到你景相公家喝去！龍井香片！

田喜兒 我要喝你的。

香草 別不害臊啦！我沒有進過學堂！

田喜兒 把我渴死也好！你爸爸巴不得我早點兒死，你也——

香草 （撇着嘴，走到牆邊，站在長凳上面，好不容易把水壺舉給他）請喝！

田喜兒 （伏在牆頭，對着壺嘴，咕嚕咕嚕，飲了幾大口）好水！

香草 喝個夠！

田喜兒 (揩揩嘴) 夠啦！

香草 (水壺放在長凳上面，坐在旁邊) 好！

田喜兒 好！

香草 噫！

田喜兒 噫！

香草 田喜兒哥！

田喜兒 嗯。我聽着。

香草 我——我知道你爲什麼離開村子。有人在爸爸跟前給我提親。

田喜兒 (撇着嘴) 你知道就好。

香草 那你不該回來！

田喜兒 憑什麼不我想你。

香草 你縣裏不是有——

田喜兒 別聽我瞎白了！景相公的學堂沒有辦，縣衙門就貼了一張封條。

香草 景相公呢？

田喜兒 跑外縣去啦。

香草 所以你——

田喜兒 我看了十天門，就溜回來了。

香草 那你不是想我才回來。

田喜兒 香草，不想你，我不會回到村子。

香草 回來有什麼用？

田喜兒 看看你。

香草 不希罕！我跟不了你走。

田喜兒 我有一個主意。今兒晚晌頭二更，我來接你。

香草（嚇了一跳）你——

田喜兒 你早點兒睡，假裝睡，我一敲窗戶，你就出來——

香草 你要死啦！

田喜兒 我想不出別的主意。

香草 我不幹！

田喜兒 明裏不成暗裏來。我要不了你去，我拐了你去。（香草默然）你跟不跟我走？你不答應我就再也不回來了。我說得到，我做得到。

香草 這村子還有你媽。

田喜兒 有一天我在外頭混發了，我會把我媽接走的。

香草 那我……

（她哭了。）

田喜兒 這個村子膩死我快了，你爸爸頭一個見不得我。他嫌我窮。他嫌我跟你好。

有一天呀，我放一把火，把這個村子燒光了，燒成了土，才解我心頭的恨。

香草 我爸爸是好人。

田喜兒（煩躁，順手揭起碎瓦，扔了出去）我知道。我知道。不好，人家也不舉他當

村長。（狂妄）好人就該殺！香草，我直想殺人說，你跟不跟我走？

香草 今兒晚晌？

田喜兒（威脅）你要是不跟我走呀……

香草（稍緩）我丟不下媽……

田喜兒（不屑）我就丟得下！

香草 你呀，你可不知道，你媽直在找你……

田喜兒 找好了，我不會丟的。

香草（依然搖頭）不成。

田喜兒 不成？

香草（肯定地）不成。

（兩個人全不言語。

田喜兒（望着左方遠處）景相公說的，省城熱鬧地方有一百多，縣裏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京城那就更不得了啦，光戲館子就有百兒八十……（香草起立，提起水壺）你做什麼？

香草 爹瞧見我跟你在一起，要發脾氣的。

田喜兒（揮手像揮去一個蒼蠅）別管他！他算不了回事（立在牆頭，熱情汪洋）好香草！香草妹妹！跟我走！跟我到省城去！到京城去！就是你跟我，多好哇！多好哇！我不能夠丟下你一個人在後頭，咱們一塊兒長大的，我心裏就是你這麼一個人……你跟我在一起，永遠在一起，多好哇！多開心哇！

（一個演說出神，一個聽話出神的時候，廟門靜靜地推開，領頭走出道貌岸然的鄭老師，後面跟着

哭哭啼啼的田寡婦。

鄭 我這個卦再靈不過……這叫文王卦，你大媽儘管放心……（發見長凳不在）

咳！這兒那條凳子——？（跨出門洞，一眼望見牆頭人物）什麼！

（香草叫了一聲，拔腳就跑。田喜兒轉向廟門。）

鄭 好哇！是你！（向田寡婦）別哭啦！你的兒子回來啦！（三脚兩步，奔向長凳）你

好哇！我就說後頭桃子怎麼少了十來個，原來是你們這些不成材偷的！我擺開凳子，瞧你怎麼下來！

（他抱起長凳就走。）

田寡婦 好喜兒！好喜兒！你把我丟得好苦！對啦！摔死他！摔他一個半死！摔他一個青

面虎，狗喫屎！

田喜兒 媽！這可是您說的，摔我一個半死！

田寡婦 對啦！我說的！我把你這死不了的——！

田喜兒 （向鄭）老師，我摔死了，您得幫我媽給我買棺材！

〔說時遲，那時快，他平空忽地一躍，並非下來，抓住當前的樹枝，和打鞦韆一樣，在半空蕩來蕩去。〕

田寡婦（驚恐萬分）哎呀呀！快下來！快下來！你吓死我了。

鄭（慌忙扔下長凳）快下來呀！當心摔壞了腿！

田喜兒 你們走開，讓我摔死一個給你們看！

田寡婦（央求）好兒子！好寶貝！下來！下來！別吓着你媽！

鄭 你下來，我不說你！

田喜兒 老師站好，我朝您頭上栽下來啦！

鄭 別接！別接！

田喜兒 不成！我的手喫不住！

鄭（慌忙又去抱長凳）我拿長凳給你墊腳……

田寡婦 對啦！叫來救命呀……

〔他們方才回身，田喜兒已經輕輕一飄，立在兩位老人中間。〕

田喜兒 我下來啦！（他們看着他，又是驚，又是喜。他笑吟吟的）媽！兒子回來啦。老師！學生回來啦！

田寡婦 你沒有摔壞了那兒？

田喜兒 沒有。

鄭 腰沒有閃着？

田喜兒 沒有。

田寡婦 （忽然發作）好哇！你這不孝順的東西，就知道欺負你媽！你媽守了十年寡，好不容易把你扶養成人，那點兒對不起你，你一年到頭給我罪受！你要是摔壞了點兒嗎的，叫我拿什麼臉去見你那死了的爹？

鄭 （同樣訓斥）你就不想想看，這是什麼地方。容你這等放肆！關帝廟！鄭氏學館！（如有所獲）可不！你站在牆頭，不是爲了偷桃子，又是爲了什麼？

田喜兒 我沒有偷着。

鄭 喫都喫啦，沒有偷着？你這孩子的話呀，十句就有八句靠不住。

田喜兒 老師聞聞我的嘴看。

鄭 我就聞聞看。（湊近去聞嘴）沒有。

田寡婦 老師，我在廟裏頭說什麼來的，喜兒這孩子也就是淘氣，說到心眼兒呀，我做媽的知道，心眼兒挺好。

鄭 我倒要進去數數樹上頭的桃子……

（他果真折回廟內，去數桃子。）

田寡婦 （坐向長凳）你聽聽看！你聽聽看！你聽聽人家老師怎麼說你！十句就有八句靠不住。我這個寡算是守着哪！（想哭，忽然忍住）你倒說說看，你也十八了，結實得像棵樹，你也進了好些年學，書也唸了八九來本，童生呀，秀才呀，一個也沒有撈到手，你倒說說看，你孝順了我點子什麼……

田喜兒 （倚着大樹）媽，趕明兒……

田寡婦 「趕明兒！」這五六年，你就會說這麼一句話：「趕明兒！」「趕明兒！」「趕明兒！」你媽的骨頭都爛醬醬的了，你還是這麼一句話：「趕明兒！」（哭了起來）你死了的爹呀！我守的這叫什麼寡呀！你給我留下的這個兒子可把我折磨死了呀！

田喜兒 媽，您不待見您這寶貝兒子，他走啦。

田寡婦 （一把抓牢）到那兒去？

田喜兒 媽，您先鬆鬆手……

田寡婦 我才不！從今以後，跟槽頭的牲口一樣，我拿繩子把你拴在窗口。你想再丟下我跑呀，沒有那麼方便！我什麼地方沒有問到你！才剛我還在求人家老師起卦！你這不爭氣的材料，從前在外頭野上一天兩天的，媽的肉呀肝的還直發顫，現下你倒好啦，一撒鴨子就是半個月，信也不捎一個回來！你狠得下這個心呀，做媽的可急白了這一頭的黑頭髮！

田喜兒 我又不是喫奶的孩子……

田寡婦 不喫奶就不是媽的孩子了！好哇！這話你都說得出口……

田喜兒 媽，拉拉扯扯的，人家笑話。

田寡婦 誰笑話我拉的是我自個兒的兒子，不是別人的！難不成你不是我的兒子？
子（另一隻手在空裏拍打）可不得了啦！他都不認我是他媽啦！我這苦命的老婆子呀！……

田喜兒 （趁勢一抱，舉起田寡婦）媽，我睇您累得幌……

田寡婦 （叫喚）噯！你要死啦！快放我下來！

田喜兒 怕什麼的！我抱的是我的心肝兒寶貝媽媽！（對着她的臉）難不成您不是我媽？（穩穩當當，把她端端正正放在長凳）好哇！她老人家都不認我是她的兒子啦！

田寡婦 （笑）我把你這畜牲呀……

田喜兒 媽一笑起來，跟彌陀佛一樣，頂好看！

田寡婦（忽地跳起）你放屁！你呀，就欠村長給你兩鞭子！不是我呀，人家姓楊的上一回不把你打個半死，你倒說說看，人家閨女採桑葉，你發得什麼瘋，把人家閨女抱到大樹杈子上頭亂叫喚！

田喜兒 那是她自個兒情願。

田寡婦 情願你會挨打？

田喜兒 她爸爸不情願呀。

田寡婦 人家閨女是模樣兒俊，心眼兒實，見了人有禮數，扎針繡花呀，剪個鞋樣兒呀，縫件大褂子呀，四村裏頭沒有一個閨女趕得上……你拿什麼娶人家？就憑你這光桿兒身子……你有田？你有地？你有錢糧庫？你有戴頂子的爸爸……

田喜兒（嬉皮笑臉）您說這個呀，我還要問您哪。

田寡婦（楞了）問我什麼？

田喜兒 問您那兒是田呀，那兒是地呀，那兒是錢糧庫呀，那兒是戴頂子的爸爸呀！

……

田寡婦（半晌說不出話來）我……我把你這賊驢養的喲……你要把媽氣死了！你就給我將就點兒，聽媽的話，另相一房媳婦兒……

田喜兒 我不要。

田寡婦 媽看中了，也好不要？

田喜兒 您那呀，叫白費心思。（田寡婦瞪了他一眼，四下裏尋覓）媽找什麼？

田寡婦（氣昂昂的）你甭管媽的話，你是一句也不聽，我倒要……

田喜兒 您不是找棍子打我媽，這兒倒有一根樹枝子。（牆角果然立着一根樹枝子，過去拿起）媽，這中用不中用？（田寡婦一把奪了過去）媽，您別打重了……

田寡婦（掄起就打）你一去半個月……回來就氣你媽……我打死你這不孝順的畜牲！

田喜兒（鬼哭神號）媽！我不敢啦……我下回學好啦……您饒了我罷！

田寡婦 我偏不饒……人家養兒爲……

〔他在前面小跑，她在後面顛顛跛跛地追趕。他不曾挨了幾下打，叫喚却拼了命地叫喚。他們就這

樣圍着槐樹兜圈子。

〔鄭心平氣靜了，由廟內出來。

鄭 你大媽就別打他啦。他是沒有偷着桃子。

田寡婦 （喘着氣）不是桃子……老師你不知道……

田喜兒 老師！我媽要打死我！

鄭 （勸解）該打！（然後）喜兒媽！你也就憚憚手罷！桃子本來是給人喫的，他沒有偷着，也就算啦。

〔他把她勸到石獸那邊坐下。

〔香草空着手，由左折回，貼着廟牆，往前張望。

田喜兒 （瞥見香草，對她擠眉弄眼，同時大聲向鄭）老師，您替我想想看，媽給我

相了一門親事，人也長得標緻，家裏也過得去……可是我媽呀，就是那麼一個死心眼兒……

田寡婦 我死心眼兒好沒有良心的！你要氣死你媽呀！趕過去要打他，鄭好歹把她挽住）我打死你這不孝的忤逆！我把你送到官裏頭！我告你忤逆！

鄭 你把他交給我……我來辦他……

田喜兒 不單這個……媽這兒給我相親……縣裏頭景相公也給我相親……

田寡婦 景相公跑外洋的！怪不得你學壞了哪……他說的媳婦兒我不要！

鄭 我來感化他！讓我慢慢感化他！

〔他把她勸進門洞，她拄着樹枝子，有一搭沒一搭地哭着。〕

田喜兒 （一個箭步躡到香草近旁）好香草！聽我說！

香草 （推他）我恨你！

田喜兒 今兒晚晌靠二更天——

香草 走開！

田喜兒 我一定來！

香草 沒有我的事！

田喜兒 (發狠) 好！你無情，我無義！

(他回身就走。)

香草 (急忙揪住他的衣襟，高聲) 你——(低聲) 田喜兒哥！

田喜兒 (看着她) 你答應啦？

香草 可是你縣裏頭——

田喜兒 (偎着她) 那是氣我媽的假的。

香草 你媽給你相了一門親事——

田喜兒 媽才有那麼一個意思。

香草 你真就不怕——

田喜兒 怕什麼？

香草 我說不出。我覺得——

田喜兒 (佷佳) 你覺得——

香草 (溫柔) 好喜兒哥！

田喜兒 好香草妹妹，你說。

〔她說不出，羞答答的，看了他一眼。他們貼住牆，你佷我倚，似乎宇宙全不存在。〕

〔但是，霹靂一聲，楊村長顛威威在路旁立定，後面隨着老二和又一田伙，帶着麻繩鐮刀等等農具。〕

楊 (面色發青) 香草！香草！

〔香草擡頭一看，是她的嚴父，喊了一聲「爹」，漲紅了臉，飛也似地往右奔出。〕

田喜兒 (忪着面皮) 楊大叔，您好。

楊 楊大叔！楊你媽的屁！上一回沒有打夠你，你今兒又在調戲良家婦女！我不老實

教訓你一頓，你這野小子眼睛裏頭太也沒有王法！(向田伙) 把他給我綁到樹

上頭！

田喜兒（迎着兩個高大的田伙，不服）這回呀，沒有那麼便當！

〔兩個田伙朝他撲了過去。他往樹後一閃，老二撞在樹身上面，但是鄭聽見人聲，步出門洞，恰好堵住田喜兒去路。又一田伙只一把就把他提了過來，推向樹身。老二抖開麻繩捆他。〕

鄭（向楊致意）村長打地裏回來？

楊 老師你好。（指田喜兒）這孩子太渾賬啦！

鄭 是呀，才剛他媽還在打他。（呼喚）喜兒媽！喜兒媽！這下子好啦，村長在替你管教你的兒子！

田寡婦 田喜兒！我的寶貝兒子！（奔向田伙）放開我的田喜兒！

鄭（驚呆）才剛你不是——

田寡婦 才剛是才剛！（向田喜兒）好寶貝兒子！媽不能夠瞧着別人欺負你！（向

楊）楊大叔，你不能够平白無故地儘拿田喜兒出氣！

楊 我？平白無故？

田寡婦 難不成你有故？

楊 你不是沒有長眼睛，才剛我女兒——

田寡婦 你女兒！（嗤之以鼻）倒像你有百十來個女兒！一來就是你女兒！（向田伙）放開我的兒子！你們要是敢碰一碰他呀……

田喜兒 媽，讓他們綁好了，趕明兒……

田寡婦 （給了他一巴掌）還「趕明兒！」（向楊）楊大叔，你要是敢動我的兒子，我就拿我這條老命跟你拚了！

楊 明明你自個兒——

田寡婦 我自個兒！那是我的兒子！我高興打就打，我高興罵就罵，可是別人呀，休想！

楊 （向鄭）天下有這種不講理的婦人！

田寡婦 你當村長的又幾時講道理來的是誰一來就想名目刮人家的錢來的？

(向鄭) 老師，你是進過學的人，你倒評評這個理看。我是一個守節的寡婦，守了十年，就守這麼一個兒子……

鄭 (左右爲難) 是呀，說的是呀……

楊 我親眼瞧見他調戲我女兒……

鄭 是呀，說的是呀……

田寡婦 可你女兒呢？這麼一眨眼工夫，我在廟門那兒站着，我的兒子就調戲你女兒了……

鄭 說的是呀……

楊 田喜兒現在……

田寡婦 八成兒是你女兒調戲我的兒子！

楊 什麼！我女兒調戲你……老師！你聽聽看！

鄭 沒有這個話……

田寡婦 怕你女兒出岔子呀，幹嗎不打一條金鏈子拴着？

楊 金鏈子拴着？

田寡婦 省得我的兒子著迷呀！

楊 叫天下人聽聽看！田喜兒現在……

鄭 問問他看。

田寡婦 他一個毛孩子，才打縣裏回來，有什麼好問的？楊大叔，你別欺負喜兒沒有

爹，一來就跟喜兒爲難！咱呀，人窮志不窮，你女兒就是八人大轎擡過來，我也給她

兩棒錘打回去！（向田喜兒）有志氣，讓媽給你另相一個！（向鄭）叫天下人聽

聽看，不單單就是他楊家的閨女是希世寶！我也做過閨女，不希罕！（向楊）不希

罕！一百個也不希罕！（向田喜兒）說不希罕，跟着媽說不說我要搯你啦！

田喜兒 是媽，不希罕！

楊（無話可說）不可理喻！（向鄭）老師想想看，有什麼好說的？（向田伙）傻站着幹什麼！走回家套車去！

〔楊氣沖沖地向右走出。兩個田伙彼此做了一個怪相，隨下。〕

田寡婦（教訓田喜兒）你這孩子活活兒把媽氣死！就那麼一眨眼兒工夫，你會

攔住人家香草做眉眼！上一回在桑樹園子，人家沒有打夠了你！

田喜兒 媽呀，您可真有您的！

田寡婦 給我滾！當心我再給你一個耳刮子！（呸雞一樣呸他）嘶嘶！家裏去！有話

家裏說！

〔他們一前一後向右走出〕

鄭（端起長凳，走向門洞，搖搖頭）這媽兒倆……

（幕）

第二幕

(楊家後園。戌時。)

楊家的後園，毗連打麥場，據說裏面千紫萬紅，盡是名草珍花，但是我們看到的這個角落，全是一些家常的花木：例如，盛開的石榴，木槿和月季，有如野生，高五六尺，蒲團一叢，同時向日葵和一丈紅，並不示弱，直挺挺地沿着土牆立起。土牆有一個豁口，旁邊積着一堆磚頭，不遠一棵柳樹，柔條細葉，搖曳成風。如今是一個星宿世界，一切淪為黑幢幢，高低一片，上面漂浮着夏夜特有的蔚藍和天光的晶瑩。

遠遠有吠聲更聲，更夫似乎喝多了高粱，聽不出他敲的是幾更幾點。

靜悄悄的夜晚，微風掠過，花葉似相囁語。

從豁口探出一個人頭，隨即變成兩個人頭。聽他們的聲音，乃是小虎兒和小黑兒。他們鬼鬼祟祟，回內張望。

小虎兒（小小年紀，也知道放低聲音）就在這裏頭，我聽見的。

小黑兒 你去摘。

小虎兒 你別揪着我。

小黑兒 我怕。

小虎兒 那你跟我進來。

小黑兒 我怕。

小虎兒 我叫你別來，你偏要來。

小黑兒 那你要來！

小虎兒 你別嚷嚷！我聽見的，石榴結得挺大……（跳入豁口）你過來不過來？

小黑兒 我怕狗咬。

小虎兒 這兒沒有狗。（扶小黑兒進來）你跟着我。石榴樹在——

小黑兒 我聽見有人走路！

小虎兒 是樹枝子響。

小黑兒 （叫喚）有鬼！有鬼！

（田喜兒站在豁口。

小虎兒 叫你別來……

田喜兒 (聽了聽) 是你們兩個小雜種在這兒吵!

小虎兒 (減輕恐懼) 田喜兒!

小黑兒 田喜兒哥，沒有我，是小虎兒哥說，楊家園子結了石榴……

田喜兒 好哇! 你們倆跑到楊家偷石榴呀! 一丁丁點兒大，有什麼好喫? 還不快給我

滾!

小虎兒 (遲疑) 我聽見的，就在——

小黑兒 你去搯呀!

田喜兒 (聽了聽) 紅鼻子敲更敲過來了!

[更聲本來不響了，但是，忽然就在左近響了起來。田喜兒一掉身不見了。]

小虎兒 (失了張支) 田喜兒哥!

小黑兒 (恐懼已極) 紅鼻子要喫人的!

〔小虎兒往豁口跑。小黑兒亂哭亂喊：「小虎兒……田喜兒……紅鼻子……」〕

〔紅鼻子果真在打麥場那邊出現了。〕

紅鼻子（遙遙立定）誰？（哭聲喊聲忽然息了）誰狗貓子在那兒亂叫喚？（先聲奪人）誰？（自語）不過三壺就醉啦……（大聲恫嚇）誰？（自語）明明聽見……聲音尖尖的……像誰家娘兒們……別是有人尋死（大聲恫嚇）誰？（自語）別是鬧鬼？……明明聽見……好像還叫我紅鼻子……叫我做什麼？（未免發毛）誰？（大了膽）沒有人……是沒有人……今兒晚晌出來，帶個燈籠就好了！（最後一次）誰？（放了心）沒有什麼，我今兒晚晌心有點兒虛，耳朵眼兒自個兒叫喚。

〔他往前走了兩步，砰地打了一聲更。〕

〔小黑兒縱聲大哭。〕

紅鼻子 我的媽！

〔他回身就跑。〕

小虎兒（輕聲輕氣）小黑兒！小黑兒！

小黑兒 小虎兒！小虎兒！

〔田喜兒又在豁口露面。〕

田喜兒 小虎兒！你閃開！（他輕輕跳下，走向小黑兒）別哭！小黑兒，沒有事，我抱你出去。（抱起小黑兒，一下子把他擦出豁口）去罷！（轉向小虎兒）小虎兒好好兒帶着他走！往後別嘴饞啦！

〔小虎兒跨出豁口，和小黑兒不見了。〕

田喜兒（有些心不安）別讓他們這一吵，吵出岔子來。那我可就冤啦！（聽了聽）什麼響聲也沒有。好靜的夜晚！一天的星星。（稍緩）來者不怕，怕者不來。（走了兩步，站住）萬一他們逮住我，當賊看，可怎麼好？（決定）左不過是打一頓……（聽了聽）有人來！還有說話的聲音！我……我……

〔他張望了一下，躲到黑魃魃一叢灌木後面。

〔仍然是紅鼻子的聲音。他和老二小心在意，站在邊沿窺探。

紅鼻子（細聲細氣）黑里骨幾，聽不出是什麼模樣，我一吆喝，就扯開嗓子直嚷，

說不清是男的是女的。八成兒是女鬼。

老二 你學學看。

紅鼻子 學不得。一學牠就出來了。

老二 出來就好！咱們聽牠一個實落。

紅鼻子 別聽了，一定是一個女鬼。

老二 你沒有聽見，怎麼知道這個鬼是女的？

紅鼻子 這個呀，哼！我知道。昨兒晚晌我幌蕩到這兒，就打了一個移撒，覺得一股子

寒氣衝人鼻子鑽——今兒晚晌果不其……你不知道，不遠就是娘娘廟，那兒一

來就出事……這堵牆倒不得，園子走了氣，鮮花兒開了一大片，狐仙什麼的就愛

這個。你聞聞看。多香，噴鼻子香！

老二（往前）我沒有聽見什麼。（一步跳上豁口）什麼也沒有。

紅鼻子 你再聽！（一陣風掠過去）這不是！

（他縮成了半截。

老二（好笑）那是風！紅鼻子，你今兒晚晌喝多啦！（稍緩）紅鼻子，我走啦！

紅鼻子 老二，你那兒去？

老二 我呀，好地方兒去！

（他們站在牆邊，田喜兒趁勢往裏捱蹭。他一不當心，撞在什麼東西上面。

紅鼻子 你聽！

老二 是有東西響！

紅鼻子 什麼響！

老二 八成兒是刺猬。

紅鼻子 傢活！今兒晚晌我像什麼也不對岔兒。沒有得說，我酒沒有喝足。

老二 現下幾天？

紅鼻子 誰曉得！這半天我就沒有攔在心上！（拉住他的褲管）老二，別走，喝一盅兒。

老二 你帶着酒？

紅鼻子 （由胸前摸出一把扁錫壺）這不是！

老二 那也就夠你一個人喝的。明兒見，我尋樂子去啦！

〔他跳向牆外，走遠了。〕

紅鼻子 （向外呼喚）老二！一句話傢活！太不夠朋友！

〔田喜兒只一閃，溜出了視線。〕

紅鼻子 （坐在豁口，背倚着破牆）媽的！我一個人喝！喝他媽一個痛快！（梆子放

在胸懷）張大媽的酒要多衝有多衝！（飲了一口）又香又辣！（又是一口）走

遍天下，也就是這麼一家兒！（又是一口）這壺酒帶着啦！（又是一口）找點子什麼東西下酒才好！（慨嘆）得啦！這個年頭兒，能夠有張大媽的酒喝，就算不錯！（一連幾口）喝！喝！喝！（酒壺空了）好酒（唱）三更得兒三點整，小媳婦兒一個人唉，得兒鏘，得兒鏘，一個人兒守得兒閨房唉……

楊的聲音（在打麥場那邊）誰半夜三更在那兒唱喝？

紅鼻子（酒意）老咱！

楊的聲音「咱」你的魂！

紅鼻子好小子，罵人呀，出來！

楊的聲音你不好好兒敲更，在那兒瞎哼，噓什麼？出了事，聽我不揭你的皮！

紅鼻子揭你媽的皮！我的皮呀，留着給我過冬哪！（錫壺筒進胸口）好啦！月亮就

出來啦！歇了這半天，也該應應差啦。（思索）這時候——昨兒是十八，今兒是十

九，月亮現在才出來，約莫三更天了罷。管牠娘，敲牠三更得兒三點兒整，小媳婦

一個人兒唉……（研究園的內外）那邊是園子，管牠那邊是，腳下到那邊，那邊是順着牆走，就對了！

〔他跳出了後園，敲起梆子，沿着牆外走了。〕

〔一點紅光漸漸由打麥場逼近。〕

楊的聲音 這狗才敲更敲到那兒去了？

〔楊進來，提着一盞油紙燈籠，後隨又一田伙。〕

楊 渾賬！簡直渾賬！（向又一田伙）個個兒稀鬆！好喫懶作！「東西歸理齊了嗎？」

「歸理齊啦！」車門底下扔着一大捆麻繩，就不知道給我收！

又一田伙 那是老二幹的。我在餵牲口。

楊 老二呢？明兒地裏還有一天的活兒，不早在槽頭睡覺，半夜三更，到那兒野去了？

又一田伙 他才剛還在。

楊 在在，會沒有影子？（來到豁口，大驚）怎麼這口子還沒有堵？（躁脚）要死啦！要死啦！賊來了，怎麼着我今兒一大早兒就吩咐老二，地裏回茶，記着先拿磚頭堵

上

又一田伙 磚頭在這兒。

楊 可爲什麼不搬過來堵上？這不過兩步遠，能夠搬到那兒，就不能夠搬到這兒！好喫懶作！一點兒不差！

又一田伙 老二說是明兒一早兒堵。

楊 幹嗎一定要明兒一早兒堵？

又一田伙 他回來近便，省得叫人給他開車門。

楊 （瞪圓了眼睛）這大黑晚晌，他有什麼地方好去？

又一田伙 （沒有聲地怪笑）他……

楊 你不照實說，我明兒頭一個開掉你！

又一田伙 我勸了他好幾回……

楊 他在外頭耍錢？

又一田伙 他好尋個樂子……

楊 什麼樂子？

又一田伙 （難爲情）女人……

楊 女人（跨上豁口）還了得！你帶我去！

又一田伙 老爺去——？

楊 去把奸夫淫婦捆起來！這還像話！

又一田伙 （老實人）那女人不是好惹的，他男人都管不了，老爺又不是他男

人……

楊 依你？

又一田伙 管他哪！他偷的又不是你的老婆。

楊 放你媽的屁！（罵了一句，倒明白過來了）也是我去算個什麼名分！（若有所驚）那邊什麼響？

又一田伙 （茫然）那邊？

楊 （指打麥場）那邊！你去瞧瞧。

又一田伙 （稍稍向前張望了一眼）沒有東西，是風。

楊 （聽了聽）沒有就好。出了亂子，瞧我答應你們這幾個狗頭的！紅鼻子敲更敲到那兒去了？

又一田伙 像在牆裏頭。

楊 明明在牆外頭。一定是酒喝多了，喝昏了頭，敲更敲到田裏去了。你去追他回來。

（他走下豁口，讓田伙過去）這些忘八蛋！個個兒是飯桶！

（他給自己照着燈亮，沿着牆角，朝另一方向走去。

（一隻孤鴻在天空啼叫。

〔靠打麥場那邊，一叢花木撲簌簌地搖擺，裏面有人細聲細氣地耳語。〕

田喜兒的聲音 他走遠啦。

香草的聲音 沒有。

田喜兒的聲音 不信，你聽！

香草的聲音 再等一等！

〔夜色淺澹多了。一牙殘月遠遠在樹梢的枝葉之間移動。風似乎大了，吹着枝葉前仰後俯，好像一片黑浪，又好像竊竊議論，紛紛驚懼。〕

〔田喜兒第一個探出身子。〕

田喜兒 （張望，轉向花木）一個人也沒有。

香草的聲音 你聽仔細。

田喜兒 你爹轉回去了。他的紙燈籠滅了。

〔他伸出一條胳膊，由花木裏面挽出香草。她另一隻手提着一個包袱。〕

香草 我怕死了！

田喜兒 你抓牢我的手。

香草 才剛爹聽見你在說話。

田喜兒 沒有，我告訴你，沒有。

香草 你聽！一直有人在後面喊我。

田喜兒 沒有。過大雁。

香草 月亮出來啦。

田喜兒 出來了好，照着咱們走路。

香草 人家會聽見我的。

田喜兒 有我，你用不着害怕。

香草 爹聽見我，會打死我的。

田喜兒 他聽不見你，他回去了。

香草 媽聽不見我，要急死的。

田喜兒 她老人家跟我媽一樣，睡着了。（挽她向前）我帶你到一個老遠老遠的地方。就是你跟我聽不見一個熟人。（撞在一叢花木上面）啊！

香草 你要當心！

田喜兒 這是什麼？全是刺！

香草 月季花。現下正開。

田喜兒 我就說一股子怪香！

香草 石榴也開花了，結了小石榴。

田喜兒 快走！別儘說話了！

香草 我這兩條腿直哆嗦！你聽！狗直叫喚。是我家的老黃。

田喜兒 叫牠的好了。

香草 我好像什麼都丟不下……

田喜兒 慣了就好了。

香草 樹木直動。

田喜兒 起了風。

香草 我覺得冷。

田喜兒 走走就暖和啦。

香草 (驚呼) 哎呀!

田喜兒 (不耐) 又怎麼啦?

香草 有人揪着我的辮子!

田喜兒 沒有人。

香草 我走不開。我的頭髮! 喜兒哥, 是有人在揪!

田喜兒 別先吓成這樣子。讓我聽。你回頭聽, 真沒有人。

香草 我不敢回頭聽。

田喜兒 是啦！樹枝子絞住你的辮梢兒啦！你站着別動，讓我給你解。

香草 快點兒解。一堆一堆的黑東西直動，像要走過來。

田喜兒 是風吹的。（稍緩）我解不開。（稍緩）你別動。（稍緩）一根一根頭髮纏住了樹枝子。（忽然）有啦！

香草 什麼有啦？

田喜兒 我索興掰掉樹枝子。（咕嚓一聲，樹枝折了）好啦！

香草 喜兒哥！

田喜兒 我急死啦！

（他挽住她，奔往豁口。

香草 （顛顛跛跛的）喜兒哥！

田喜兒 什麼？

香草 （哭了）我……我……

田喜兒（鬆開手，蹙着她）哭什麼？

香草 我丟不開……我捨不得……

田喜兒 你急死人！

香草 我不能夠……我在這兒長大的……

田喜兒 狗直叫喚！

香草（驚懼）他們在找我！

〔打麥場那邊傳來呼喚的聲音。〕

田喜兒（跳上豁口）出了這牆就好了！

香草（諦聽）是媽在喊我！

田喜兒 你上來！我來拉你一把！

楊太太的呼聲 香草！

香草 是媽！

田喜兒 你把包袱給我!

香草 (把包袱遞給他) 媽不見我,要急死了!

田喜兒 你再囉嗦!就去不成了。

楊太太的呼聲 香草!香草! (越來越近) 香草!

香草 喜兒哥!媽來了!

田喜兒 (急不擇言) 連你媽一塊兒帶走!

(楊太太來在打麥場的邊沿。

楊太太 (破空而呼) 香草!

香草 (天性) 媽!我來啦!

田喜兒 (低聲) 香草!

楊太太 香草,你在那兒?

田喜兒 (央求) 好香草,跟我去!

楊太太 我的香草，你在那兒？

田喜兒 （忘其所以）香草媽，她不在這兒！

楊太太 （轉向聲音所在）你是誰呀？

香草 （低聲）媽在問你！（輕快）我去了，別讓媽他們聽見你！

楊太太 （遙問）誰在牆豁子那兒站着？

香草 媽，沒有人，是我！

〔她跑過去，倒在母親的胸懷。〕

楊太太 （責備）香草！

香草 （啜泣）媽！

〔田喜兒跳下豁口，追了她兩步，背後忽然起了聲音。〕

楊的聲音 （厲聲）誰站住！

〔田喜兒慌忙往花木後面閃避。〕

〔月亮隱入破碎的雲帆。〕

〔楊黑魃地走了出來。〕

楊 誰？
（張望）那邊是誰？

楊太太 我！
香草她媽！

香草 （顫悠悠的）好媽！

楊 還有誰？

楊太太 香草！

楊 （加重）我問還有誰？

楊太太 我不知道。

楊 我來找！
（他奔往田喜兒那個方向）我把你畜牲！
瞞你跑得了的！

〔他和田喜兒兜着花木一步一移。〕

〔但是旁邊的母女急壞了。〕

香草
媽！

楊（呼喚）香草媽！幫我在後頭逮！

香草 噢！媽呀！

〔她昏了過去。〕

楊太太（手足無措）救人呀！

〔田喜兒順手一包襪，正好丟在楊的臉上。〕

楊（和太太同時驚呼）不好啦！我着了東西啦！

〔他仰天倒在花木一旁。〕

〔牆外自遠而近，傳來一陣輕重不分的更柝。〕

〔田喜兒蹣跚上豁口，一躍而出，不見了。〕

（幕）

第三幕

（楊家後園。次日卯時。）

風息了，天亮了，微弱的陽光斜穿樹叢，照着這蒼鬱的角隅。花木明媚爭妍，無動於昨夜的紛擾。公雞最後啼聲還可以聽見。喜鵲在不知道什麼地方吱雜。遠遠有蠢驢呀呀地得意。同時人們喧嚷了一個不停。

楊拿着那個遭瘟的包袱，指手畫腳，向鄭講解昨夜的遭遇。

楊 ……我一嚷嚷呀，他就連忙往這後頭一閃……我趕過去，他撒腿就跑……再有一步，我就追上他了……我心裏頭想，這下子好了，抓住他，送到縣衙門，問他一個非奸即盜的罪名……他拿着這包袱，衝我丟了過來……黑骨龍東的晚晌：

……我……就倒在地上頭……差點兒摔在這裏頭……全是刺……險極了！

鄭（韻脚一般，表示他的情感）啊……噢……啊……噢……啊……噢……

（最後）這還像話！

楊 這下半夜，我的屁股一直疼……還有後腦杓子……（摸了摸）一個大腦胞！

(攢着拳頭)他逃不了……他逃了別想再回這村子……老二他們到他家找他去了……他逃不了!

鄭 村長打算怎麼樣辦他?

楊 我呀……我呀……我處死他!(決然)對了,我處死他!

鄭 可有一樣兒,他媽是個守節的寡婦……

楊 我顧不了這許多……他半夜三更到我家來偷……這包袱就是賊證。

鄭 嘻!可惜了兒的!

楊 什麼?

鄭 好好兒一個貞節牌坊,眼睜睜壞在這不爭氣的兒子手上!

楊 這也是個人的氣數,爭不來的!(忽然)她好怨誰?兒子是她縱容出來的!

鄭 田喜兒這孩子打小兒就玩皮……

楊 (加重)就不成材!

鄭 是呀……那年廟裏頭那棵柏樹頂梢梢頭有一個鳥窠，他爬上去拆了一個乾淨，趕天黑那兩個老鴿飛回來，直圍着樹打漩渦，叫得就跟人哭一樣！

楊 現下可好啦！來拆我的窩！

鄭 晚晌黑不溜秋，你怎麼聽出來是他……

楊 這村子安靜了半個多月……他頭一天回來，我家裏就出事……老師想想看，誰狗娘養的有這豹子膽……

〔香菊由打麥場那邊跑來，囚首垢面，顯然是清晨沒有人注意她的梳洗。〕

香菊 （一直在喊）爹爹！爹爹！

楊 （瞪了她一眼）你怎麼不到地裏去？

香菊 （噤嚙）姐姐……姐姐……

楊 （又瞪了她一眼）姐姐不好好兒的！

香菊 姐姐又死過去啦！

楊 (急躁) 死好啦! 死一個少一個!

鄭 你是說香草?

楊 (掩飾) 這孩子夜裏受了寒…… (向香菊) 你趕來就爲這個?

香菊 他們說田喜兒哥要來……

楊 (冒火) 他來怎麼樣給我地裏去!

香菊 辮子沒有人給我編。

楊 叫媽給你編!

香菊 媽在忙活姐姐。

楊 這麼大了, 饅頭一喫三四個, 自個兒長着手幹嗎的?

鄭 小孩子, 隨她好啦。

楊 (記起禮貌) 過來, 喊鄭老師。

香菊 (怯怯地) 鄭老師。

楊 去罷。

〔她並不走開，縮在一叢花木後面等熱鬧着。〕

楊 (回到正文) 別的也就罷了，這年月，人心惶惶，他敢下這個手，說不定在外頭勾結什麼匪人……長此以往，這個村子還想不想安靜？

鄭 你又是村長……

楊 (更加尊嚴) 說的就是這個呀……

鄭 (搖頭) 實在荒唐！

楊 所以我下了決心……我就是這個主意……老師，你給我做見證……

香菊 (拍手嚷嚷) 田喜兒哥！田喜兒哥！

〔遠遠聽見紅鼻子在呼喊。〕

紅鼻子 老爺在牆豁子那兒！別讓他跑了！

〔事實上，田喜兒無由逃脫，他好像睡意猶濃，眼睛沒有神，手搭下來，軟軟的，簡直另換了一個人。紅

鼻子在前頭田喜兒在當中，兩個田伙在後頭。三個押隊的，並不分外精神。

楊（不滿意）你們怎麼不捆着他來？

紅鼻子 他就想睏……兩條腿跟麵條子一樣……他跑不動……他一路直打呵欠……（說着說着，他先打了一個呵欠）他媽的這一晚晌！

〔田喜兒果然跟着他伸懶腰。兩個田伙索興也跟着打呵欠。〕

田喜兒（無所事事）我睏死了！我……我……這兒連個座兒也沒有！楊大叔，鄭老師，我要打地鋪啦！

〔他預備往地上坐。田伙連忙在後頭把他提住。〕

田喜兒（向田伙）這幹嗎？

紅鼻子（不屑答理）幹嗎？村長有話問你！

楊（向鄭）老師，你睏，活活一個無賴相！（向田喜兒）好哇！你把別人忙活了一晚晌，你倒想睏啦！喫狗屎長大的東西，無法無天，我馬上就給你一個厲害！

田喜兒（發見香菊）香菊，你香草姐這半天在幹什麼

香菊（不知輕重）香草姐就是哭。

楊（暴跳如雷）反啦！反啦！眼睛裏頭還有我這個人嗎？給我掌嘴！給我掌嘴！（無人應命）你們喫狗屎啦！叫你們給我掌嘴！

紅鼻子 他媽說的，她是一個守節的寡婦，守這麼一個兒子……

楊 我……我……

鄭 先問問他……先問問他……

（小虎兒和小黑兒，影影忽忽，在豁口往裏窺探。

楊 依老師的話，就先問問他。（轉向田喜兒）你說罷，昨兒半夜三更，你翻牆頭到我這兒，幹什麼？

（小虎兒不是爲看熱鬧來的。他趁人不留心他，跨過豁口，溜進後園，在地上尋覓東西。

楊（不見回答）你倒知道害臊，不出聲，啊！你老起臉皮，說呀！聽不出你這點子年

紀，闖出禍來比什麼都大！

〔小虎兒拾起一隻小布鞋，舉起來給小黑兒看，歡歡喜喜，表示已然尋到。〕

小黑兒（天真爛漫）給我！

楊（同身）什麼東西？

田喜兒（笑嘻嘻的）對呀！問小虎兒，他知道！

〔大家望着兩位小兄弟，小虎兒慌忙把鞋藏在背後。〕

楊（黑着臉，一步一言，走向小虎兒）給我睇！什麼東西背後藏着什麼東西？拿出

來快給我睇！

小黑兒（亂嚷）小虎兒！快給我！

楊（轉向小黑兒）給你什麼！

小黑兒 我的鞋！我落下來的一隻鞋！

楊 鞋！（舉起小虎兒的胳膊，果然是鞋）這……這……怎麼會在我後園子？

〔小虎兒只是不作聲。〕

田喜兒（做好人）小虎兒，你說了罷，當心楊大叔回頭打你。

楊（鎮攝）你就少給我放屁！

小虎兒（結結巴巴）石……榴……

楊 石——榴？

田喜兒（好笑）對啦！他們是偷石榴來的！叫我給撞上了。

楊 偷石榴？（橫掃花木）石榴在那兒？

小虎兒（遙遙指去）那兒……那兒……

〔楊過去尋看。〕

鄭（心血來潮）啊！原來是你們倆！（來在小兄弟之間）說！你們倆誰偷的我廟裏的桃子？我好好兒的桃子，眼瞇着就要熟了，不見了好幾十個，你們倆誰偷的？

〔紅鼻子未免心虛，看到別的地方。〕

小黑兒 有一回，紅鼻子……

紅鼻子 (急死了) 小黑兒！你別亂扯！

小虎兒 (證實) 有一回，紅鼻子……

紅鼻子 (詛咒) 這兩個小雜種！

楊 (檢點完畢，向田伙) 結了五個，少一個，我問你們倆！

紅鼻子 (向小兄弟) 你們聽，楊大叔就放心我！

楊 (罵他) 放心你媽的屁！你頭一個不是東西！我幾時叫你敲更敲到牆外頭田裏的？你等着罷，阿鼻地獄的貨！(轉向小虎兒) 你聽見田喜兒來的？

小虎兒 小黑兒爬不出去，田喜兒哥把他抱出去的。

田喜兒 楊大叔，你聽，我是好人。

楊 (蹣脚) 好你媽的屁！全不是正經子兒！(稍緩) 可你又說呀，你在我這兒幹什麼？

田喜兒（懶洋洋的，倚住柳樹）楊大叔明白。

楊 明白你媽個屁！

香菊（插嘴）他找姐姐！

楊（過去給了她一記耳光）要你說話！

香菊（哭）他是……他是找姐姐麼！

楊（瞪着她）滾給我快滾！

〔香菊哭哭啼啼，走出了視線。〕

楊（指着田喜兒）好渾賬哇！你偷東西偷到我村長家裏來啦！當年你爹嚙那口氣的時候，再三囑託我，說他就留下這麼一點兒血肉，要我加意照料，有一天能夠弄到一個頂子什麼的，他也就瞑目了。你想想看！你也十八了，你給你爹爭下了點兒什麼不安本分，做賊，偷……偷……

小虎兒（一番好意）他沒有偷……他喜歡香草姐……

楊（威嚇）我再聽見你們倆，我敲斷你們四個小忘八爪子！

紅鼻子（揮喝）還不走！等着討打！

〔他連推帶搯，把小兄弟趕出牆外，然後伸出拳頭，遙相禁錮，但是下了豁口，他不得不避開鄰的視

線，因為他一直在瞪着他。

楊（轉向田喜兒）你說呀，村子裏頭有幾個人像你的孩子隊裏頭，你數大，你學

壞不要緊，家家孩子跟着你學。我就是有心饒你，別人家的父母也不要饒你。（向

鄭）年輕輕就這樣荒唐，大了還成人？（向田喜兒）對啦！我得老老實實教訓你

一頓！我也不罵你，我也不打你，壓根兒沒有那麼多的時候兒伺候你！我呀，我有一

個好主意，我吊死你！我把你吊到槽頭，一連三天不給你水喝，不給你飯喫，我餓死

你，渴死你，臨了兒吊死你！

〔田寡婦在豁口出現。她拄着那根疙里疙瘩，曲里拐彎，結結實實的樹枝子。她春風也似的笑吟吟

進來。

田寡婦 在這兒！老師也在早！

鄭 (不安) 你大媽早！

田寡婦 (向楊) 你大叔好。

楊 (乾澀) 好。

田寡婦 (看見田喜兒) 矇矇你那站相兒！(向紅鼻子) 你們多幫襯我家喜兒，
趕明兒有好處的。

楊 (錯解) 把田喜兒交給我，你大媽儘管放心。

田寡婦 說的是呀！他那短命鬼的爹嘔氣的時候就這麼說來的，眼矇着他長得這麼高了，一張嘴喫兩個人的飯，按說也該做兩個人的活兒。自打那年縣考沒有中，就直爲他發愁。書本子是不好好兒唸的，野嘍比草地的蚱蜢還要野，不弄個事由兒管束管束，你大叔就別想他會成人了。

楊 你做媽的心太軟——

田寡婦 我幾時不也這麼想來的？我那天不在說他！

楊 光說他還不夠……

田寡婦 可他長着兩條腿，一個男孩子，這世界不得由着他創！

楊 你大媽就是這樣通情達理！像我那黃臉婆子……

田寡婦 （越發自在）所以我跟在後頭趕來了呀！喜兒性子粗，沒有經過事，我直怕他傷了你大叔這番好心。這年頭兒，自打長毛鬧亂以來，人心大變，普天下難得瞧見一個正人君子。喜兒爹爲人善，可是命短福薄，唉！這也就甭說牠啦。自打長毛鬧亂以來，這村子只瞧見人出去，不瞧見人回來……

楊 （截短）你大媽願意就得。

田寡婦 我有什麼不願意的？左都是圖孩子自個兒一個好。一好百好……（望見楊太太，慇懃大聲）你大嬸兒好。

〔楊太太不理她，由打麥場那過過來。〕

楊太太 老師早。

鄭 你大孀好兒。

楊太太 (向楊) 早飯好啦，你還不打發他們夥計趕緊去喫，喫完了好上地裏做活。今兒晚啦。

(紅鼻子和田伙一直擠眉弄眼，有些好笑，聽了她這話，果真餓了起來，望着楊，等他一聲吩咐就走。

楊 老師這半天想必餓了……

鄭 (客氣) 我回去喫……

楊 來了就一道兒喫。(向紅鼻子和田伙) 你們把他吊到槽頭，吊好了再去喫。

田寡婦 (茫然) 吊誰？

紅鼻子 誰？你那寶貝兒子！

田寡婦 我的兒子！田喜兒！你們才剛到我家。不是說他大叔請他喫早飯，有事商量嗎？

紅鼻子 那是哄他來呀？

田喜兒 媽，您就別跟人家嘮里嘮叨的，人家是有心作成兒子這趟生意。（向楊）

楊大叔，先讓我在槽頭瞞他媽一覺，再吊我三天，這總可以罷？

田寡婦 吊我的兒子吊他三天！（一樹枝子打在他的屁股上面）我不要你說話！

（轉身向楊）爲什麼？天下沒有白白拿人當牲口吊的！

楊 你才剛還叫我好兒……

田寡婦 好好兒！吊死我的兒子說「好好兒！」（向鄭）平白無故吊人家孩子，這

是那一朝的王法？

楊 你自個兒說，你那寶貝兒子昨兒晚晌吵鬧了我們一夜……

田寡婦 我瞞着他上得坑，一直睡到大天亮，他會翻牆頭吵鬧了你們一夜？說話也

得叫人信得過呀！

楊 瞞瞞他這一付懶相，也像睡了一夜的小夥子？

田寡婦 他天生懶，也不是今兒頭一天懶！

楊 (向衆人) 聽聽看！這可是他媽自個兒說的。

田寡婦 我說的，我說的，我說我的兒子，我喜歡說他什麼就說他什麼，我十個月懷大的孩子，我說他是青的他就是青的，我是他媽！

楊 別人說他一句……

田寡婦 得看什麼人。

楊 他半夜三更跑到我家偷……

田寡婦 偷什麼？

楊 偷東西！

田寡婦 吓！別不害臊了，偷東西！(大聲)偷人！

〔全驚呆了。〕

田喜兒 媽！您就行行好，給兒子留點兒面子！

田寡婦（又是一樹枝子）給你面子！

楊 明明是偷東西……

田寡婦 拿賊要賊，捉奸要雙，空口也好噴人？

楊（發覺包袱）嚙我這半天就忘記了這個！（向田寡婦）你嚙！你嚙個正著！

田寡婦（奪過包袱，往地上一丟）我家裏沒有這種花花綠綠的包袱皮兒！

楊 本來是我家裏的嚙！

田寡婦 是你家裏的，在你家裏，怎麼也好誣賴我的兒子是偷？

楊（解說）我追他……我這麼追他……我不提防他手裏頭有東西……他就

拿這包袱朝我臉上丟過來，栽了我一個大跟頭……

田寡婦 沒有摔死？

楊 摔死那麼容易！

田寡婦 爲什麼不容易？

楊 你睇後腦杓子一個大膿胞……

田寡婦 你那叫呀，出天花兒出的！

楊 什麼？

田寡婦 命裏帶的！

楊 （氣極，向鄭）人就沒有法子跟她講話。（拾起包袱）這包袱——

田寡婦 （半路奔去）我倒要睇睇偷了你家什麼金的，銀的，磚的，瓦的！

田喜兒 媽，別睇啦，東西是人家的。

田寡婦 當着許多人，怕我拿他家一件（解開活結）啊！

〔衆人圍攏來看，只有田喜兒懶態可掬，不感興趣。〕

楊太太 （母親的心思，在楊後旁直說）不要看啦！不要看啦！

田寡婦 一對錫子！

楊 金的！

田寡婦 一對耳墜子!

楊 金的!

田寡婦 一個紅紙包兒!

楊 銀子!

楊太太 不要看啦!不要看啦!

田寡婦 一條裙子!

楊 緞的!

田寡婦 一條褲子!

楊 布的!

楊太太 不要看啦!不要看啦!

田寡婦 一件紅小襖!

楊 不止一件!

田寡婦 又是一件花的!

楊 出門兒穿的!

田寡婦 又是一件天青的!

楊 在家裏穿的!

楊太太 不要看啦!不要看啦!

田寡婦 (抖抖包袱皮) 沒有啦!

楊 沒有啦!

(田寡婦拾起一樣,楊接去一樣,又一樣一樣遞給楊太太捧着。楊太太又是驚,又是恨,三個夥計你

看我,我看你,舌嬌不下,活似對着金銀寶庫,眼花繚亂。鄭看一眼東西,看一眼田喜兒,直是搖頭。

田寡婦 (又把包袱皮平平鋪在地面) 怪可惜了兒的!快給我包好!

楊 (從木雞似的楊太太那邊取過一件) 給你!

田寡婦 (摺好) 在家裏穿的!

楊（又是一件）給你。

田寡婦（摺好）出門兒穿的！

楊太太 這怎麼好！這怎麼好！

楊（又是一件）給你！

田寡婦（摺好）紅的！

楊（又是一件）給你！

田寡婦 布的！

楊太太 這怎麼好！這怎麼好！

楊（又是一件）給你！

田寡婦 緞的！

楊（紅紙包）給你（轉念）不！

（他收在他的衣袋。）

田寡婦 還有!

楊 還不夠!(錫子耳環同樣收在另一衣袋)我全部家當!

楊太太 (空着手)這怎麼好!叫你不要看,你偏要看!(坐下去,拍着地,哭了起來)我要死啦!我不要活啦!

〔全同情她。〕

田寡婦 (紮好包袱,扔給她)是你的還是你的!沒有人要!(站直了,忽然發問)這些紅的呀,綠的呀,金的呀,銀的呀,歸誰穿,歸誰戴呀?難不成你大嬸兒上四十的人,也要這麼打扮?

楊太太 我把你香草這個賊丫頭呀!你就狠得下這個心,把媽私下裏給你的家當全帶走了呀!媽待你多有良心呀!你就一聲兒哼也不哼呀……

楊 (大是嫌棄)你瘋啦!當着這麼多人……

〔楊太太的聲勢果然減小,但是田寡婦暴發了,〕

田寡婦（劈頭一樹枝子打田喜兒）你要把媽活活兒氣死呀，你不打算要媽了呀！（亂抽亂打）媽天天兒怎麼對你說的，你就這麼不爭氣呀！你拐人家閨女呀，你不得好死的畜牲呀！

〔田喜兒狂喊狂叫，抱頭鼠竄，跳出豁口，奔遠了。〕

鄭（直想勸解）你大媽……你大媽……

楊（解恨）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田寡婦（聽見最後一句，在豁口前面翻轉身，看着他）我打我的兒子！

楊 我沒有二話！

田寡婦 有本事，你公母倆也養一個！

楊（惱羞成怒）你醜老婆子說誰？

田寡婦 誰養丫頭勾引人家小子誰知道！

楊（挽袖）這狗娘兒們……

鄭（急忙勸阻）她是寡婦！

楊 寡婦又怎麼着！我就打她這個寡婦！

（大家才把他攔住，田寡婦又氣勢汹汹地衝了過來。）

田寡婦 養女兒，不出奇！我家的喜兒多不好，是個男的！

鄭（勸阻）他是村長……你大媽……你就少說一句！

田寡婦（扶住樹身，哭了起來）我這個苦呀！沒有漢子的苦呀！

楊（向夥計）聽聽看！連這個都哭出來啦！（向楊太太，大發脾氣）你這半天死

啦！

楊太太 你鬥不過人家寡婦，欺負你自個兒女人！

楊（躁脚）我呀，我玩兒她八代祖宗！

田寡婦（收住哭聲，掖住鄭的衣袖，分析她的心得）人就是這樣子。自個兒養不

出兒子，把別人的兒子都看成了眼中釘。老師，您明白這個。自個兒沒有的東西總

眼紅。花是人家的好……

鄭 你大媽好走……我送你一程……

田寡婦 (站在豁口，收煞) 隨你把你那寶貝香草嫁給張家王家，我田家不希罕！

〔鄭陪她走出牆外，忽然，收住步，回身立定。

鄭 (看着紅鼻子，示意) 紅鼻子！當心！

〔他斯斯文文地走開了。

楊 (鄭的點睛之筆搨起他怒火的餘燼，向夥計) 全給我滾！偷廟裏的桃子。

老二 (向紅鼻子，嘲笑) 說你。

楊 (繼續) 翻人家牆頭！

紅鼻子 (報復，向老二) 這回說你。

楊 (結論) 全不是正經子兒！

又一田伙 (不會挨罵，心安理得) 走！喫早飯去！

〔他們往打麥場走去。〕

楊 (朝着他們的背影) 記住把牆豁子給我堵上!

〔楊太太抱着那個包袱，有一行無一行地抹鼻涕。〕

楊 (恨恨不絕，盯着她，半晌) 都是你!

楊太太 (反唇) 我養不出兒子! 孩子是我一個人養的?

楊 可又是我一個人養的? 你倒記記看，嫁過來頭五年，肚子連個動靜也沒有，也由得了我?

楊太太 你自個兒說，我十九歲嫁到你們家，你那時候才不丁點兒大，一天到晚要我給你揩屁股，搬小凳兒，我到那兒找孩子去?

楊 (站在邊沿) 一句話，香草這孩子留不得了，我已經看中了羅舉人的孩子，是童生，找鄭老師做媒，年裏頭就嫁過去!

楊太太 多大年紀?

楊 屬牛的，十一歲！

（楊太太坐在地上，楞了，想不到女兒和自己一樣嫁給小丈夫。

（幕）

第四幕

(關帝廟前，宣統二年初夏，某日申時。)

韶光易逝，又是一年的初夏。廟前，依然如故。廟門虛掩，綠葉掩映，陽光田西南射下，長凳移在槐樹下面，孩子們圍着玩耍。

紅鼻子睡醒了，——因為他是更大，有權利晝寢，坐在長凳上面休養精神，噙着一管短短的旱煙袋。
小虎兒，小黑兒，還有香菊，問他要故事聽。

紅鼻子（在鞋底磕了磕煙灰）今兒不講長毛，咱們換個新鮮的。小虎兒，小黑兒，過來。（起立，讓他們平排坐下）你們小哥兒倆算公母倆，香菊，你呀，站立一旁，聽

我給你們唱一個黑丫頭。

孩子們
黑丫頭？

紅鼻子 香菊，黑丫頭就算你。我呀，回頭就算那黑小子。（站在孩子們的斜對面，一邊用煙袋指，一邊似道白非道白地唱着這首歌謠）聽好：

說胡謔，

道胡謔，

老兩口子打黑豆。

一場黑豆沒打了，

家去生了個黑丫頭。

小黑兒
（打岔）香菊，那就是你。

紅鼻子
（點頭）對！

爹也愁，

娘也愁，

愁的黑閨女留下頭。

小虎兒
（打岔）她要嫁人家兒啦！

紅鼻子
（不高興）你知道你來！

香菊
（埋怨小虎兒）就數你話多！

紅鼻子

我學黑丫頭給你們聽

黑閨女要喫蚰蚰菜，

蒯起來的黑籃子，

拿起來的黑鏟頭，

走到村南黑地頭，

打那邊，

來了一個黑小子。

小黑兒

黑小子，就是你自個兒。

紅鼻子

我來啦：

黑小子牽了一個大黑牛，

黑鞭杆，

黑鬍鬚，

黑韁繩，

黑籠頭。

黑小子着眼瞧，

黑閨女着眼瞧。

黑小子說：

「我也不用瞧，

你也不用瞧，

咱倆

作個夫妻滿對頭。」

黑小子寫了一個黑道日，

一心要娶黑丫頭。

打那邊來了一頂黑老鴿轎，

跟着四個黑吹手，
還有八個黑擡手，
一到當院磕黑頭。
黑窗戶，
黑門樓，
黑屋子，
黑匠，
黑枕頭，
黑桌子，
黑筷子，
黑碗，
黑鍋頭。

娶了五年並二載，

〔他玩笑地摸着小黑兒的頭。〕

生了個小子，

黑不溜秋，

取了個名子小黑兒，

大了叫他賣黑油。

（順手揩了一下嘴角的唾液）完啦！

香菊（向小黑兒）好呀，小黑兒！你成了紅鼻子的兒子！

小黑兒 呸！你才是！

小虎兒 她是黑丫頭，是你媽！

紅鼻子（笑）香菊，你養得出那麼大的兒子？

（因為他背向廟門，所以他不會看見鄭捧着一個水煙袋，閒悠悠地滾出廟門。

香菊 你不說好話，我告訴爹。

紅鼻子 別接！說着玩兒的！（向小兄弟）才剛那個長不長？

孩子們 長。

紅鼻子 數來的沒有？有多少黑東西？

孩子們 你再唱一遍。

紅鼻子 要再唱呀，哼！拿錢來。

香菊 我不要聽。黑不溜秋的，黑了一個沒有完。

紅鼻子 這算黑我呀，白天睡覺，睜不見白天，天黑了，我才出來走動，我才黑了一個

出奇！什麼全是黑的。黑鞋，黑襪子，黑褲子，黑襖，黑帽子，趕着一個沒有月亮沒有星

星的晚晌，黑了一個實在，黑骨龍東，你黑，我黑，大家全黑……

香菊 怕死人了！

小虎兒 一定是鬼！

紅鼻子 那呀……

鄭 (聲音平靜，對於四位聽者，却如春雷忽鳴) 紅鼻子，你瞎謔什麼？

孩子們 (畏畏縮縮，必恭必敬) 老師！

紅鼻子 (加上一句) 老師！天氣好！

鄭 嗯。(吹了一袋水煙) 紅鼻子，你整天不幹正經，不是騙村裏的孩子，就是偷廟

裏的桃子——

紅鼻子 今年我沒有動廟裏的桃子！

鄭 那是呀，你輸光了，沒有錢喫酒。你喫了酒呀，烏里八塗，儘出岔子。

香菊 (左方望見了什麼，驚喜逾常) 瞎！瞎呀！

鄭 什麼？

香菊 那不是我姐姐！

(她喊着「姐姐！」「姐姐！」迎了出去。)

鄭 好像還有人。

紅鼻子 香草的公公，她男人跟在後頭。

鄭 (興奮) 羅舉人！我正要見他！(舉步前迎) 我就這個短打扮？笑死人啦！(囑

托紅鼻子) 回稟你們親家老爺，務請在廟前留步，我著實有話講。我進去穿一件

褂子。(匆匆走向門洞) 親家老爺是舉人，你得當心！

(他奔入廟內)

紅鼻子 (向小兄弟) 你們倆呀，瞧見了老師，縮頭縮腦的，要是當着人家舉人老

爺呀，還不知道成了什麼龜孫子樣兒！給我一邊兒待着去罷！

小虎兒 羅舉人又沒有長着兩個頭！

紅鼻子 足足七八九十個頭！你凡人瞧不見！

小虎兒 香草姐去年出嫁，我瞧見羅舉人來的！

小黑兒 她男人比我大不了兩歲，我打得過！

紅鼻子 好小雜種！我們新姑爺斯斯文文的，來年就要進學，是你這小忘八蛋打的呀！（吆喝）到那邊兒去！

〔他轟開小弟兒，迎住羅舉人。〕

羅 （向後面他的兒子）就到你丈人家啦！要懂規矩！

〔於是帶規矩，少年老成，走出羅童生。〕

紅鼻子 （盡量表示禮數）羅大老爺！

羅 （打量了一眼）你是——

紅鼻子 楊村長家的。

童生 （插嘴）紅——鼻子，敲更的，我聽我媳婦兒說過。

紅鼻子 （感激）今兒我這鼻子可有大有用處啦！（重新問安）羅大老爺好！新姑

老爺好！我們老爺在地裏，我去回一聲。

〔香草和香菊手挽手，正好過來。〕

紅鼻子 姑奶奶好！

香草 紅鼻子你好！

羅 (向香草) 你父親在地裏。

香草 (低頭) 是，公公。

紅鼻子 家裏沒有人。太太也在地裏。我這就去。太太知道大小姐回娘家，樂壞啦。

(欲行復止) 對啦！(向羅) 我差點兒給忘啦！鄭老師聽見您來，加長褂子去了，

有話講。

羅 好。我先到廟裏憩憩。

紅鼻子 (向香草) 大小姐，好半年不見您，您一開臉，瘦是瘦，俊多啦。

(香草的頭更低了。羅瞪了他一眼。小虎兒兄弟閃在樹後羞他。他溜煙兒走掉。)

童生 爹，我熱。

羅 一路你儘曬熱。

童生 衣服——

羅 我不也是長袍馬褂，我就不嫌熱。（向香草）給你丈夫揩揩汗。
香草 是，公公。

〔她手心捏着一塊布帕，已經被汗水浸透了，過去彎下腰，給童生拭汗。〕

童生 （埋怨）認你這人！

羅 又怎麼啦？

童生 揩得人臉生疼！

羅 （向香草）揩個臉也不會你——（發見香菊，改口，向童生）跟我去問候問

候鄭老師。

童生 我——

羅 你什麼？

童生 我不要香菊走開。

羅 胡說！成什麼體統！（行走）跟我來！

（鄭恰好急步跨出廟門。

鄭 （歉然之中，禮數在焉）羅翁，久違啦。

羅 （還禮）不敢當，鄭老師好。

鄭 小友也來啦。

羅 （提醒童生）過來，問候鄭老師。

童生 （羞羞澀澀）鄭老師好。

鄭 不敢當，小友好。（向羅）夫子所謂文質彬彬，令郎是矣。

羅 下年我想叫他應縣試，年紀小，中與不中，也無所謂，多一次經驗倒是好的。

鄭 少年英發，一定掄元。

羅 （向童生）聽見沒有？（申斥）你不好老拿眼睛瞷香菊。她是你的小姨，你應

當稍稍避嫌才是。

鄭 知乎禮，近乎義，信矣哉，羅翁教子有方。（湊近）縣裏來人講，新近成立了一個教育會，要做兩樁大事，廢除科舉，設立學堂。

羅 主持人是那個姓景的，主張變法維新……

鄭 荒謬已極！

羅 豈止荒謬！顯親揚名，乃是大孝，取消科舉，根絕士子進身之階，天下未有不亂者也。

鄭 尤其是，設立學堂，棄孔孟如糠粃……

羅 教些不三不四的邪說……

鄭 一個人沒有根本……

羅 還能夠算人？

鄭 羅翁有意，可以到小館長談……

羅 舍親在地裏……

鄭 羅翁正好到小館憩憩。

羅 那麼就奉擾啦。（向童生）跟你媳婦兒坐在樹底下，我進去一下就出來。

童生 是，爹。

羅 不要走開。（加嚴管束）坐端正了。

童生 （正襟危坐）是，爹。

羅 （轉向香草）媳婦兒，你好好兒看着他。他熱了，給他揩汗。

香草 是，公公。

羅 你也坐下。

香草 （同樣坐在長凳上面）是，公公。

羅 叫你妹妹離開你男人。

香草 是，公公。

〔鄭表示讚美，嘖嘖有聲。羅表示滿意，和鄭揖讓入內。〕

香菊（指着羅的後背，悄悄地）你公公真是怪腔！

香草 你小，不懂。告訴我，媽這一向好？

香菊 媽直念叨你，怕你在婆家——

香草（攔阻）你小，不懂。

童生（一直是目不邪視）爹不在啦？

香草 嗯。

童生（一躍而起）可好啦！（拉起香菊）咱倆到池子那邊睇蛤蟆蝌蚪去！

香草 爹不許。

童生（撒賴）我偏要麼！

香草 對爹說了去。

童生 你去說！

香草（不高興管）小心把新衣服弄髒了！

童生 我熱，你幫我脫下來。

香草 爹不許。

童生 (撒賴) 我熱麼!

(香草只得幫他脫衣服。小虎兒兄弟就在這時候露了面。)

小虎兒 香菊，你瞞他們倆呀！

有個大姑娘整十七，

過了四年二十一，

尋個丈夫才十歲，

她比丈夫大十一。

香菊 你罵我姐姐，我不理你！

童生 (馬褂脫掉，向小虎兒) 你罵人！

小虎兒 沒有罵！

童生 你罵啦！

小虎兒 管不着：

我上婆家走一遭，

看看女婿有多高，

一進門，

心生氣，

看見大衫一尺一，

開檔褲子七寸七。

童生 (長袍脫掉，活活和小虎兒一般頑皮) 你媽才穿開檔褲子！我穿啦？你聽！

(擦開腿) 你聽！我穿啦？

香草 小虎兒，不許唱這個。(摺好袍褂，放在膝頭) 我問你，老爺爺好？

小虎兒 這些日子老是躺着。

童生（拉着香菊）到池子那邊打水漂去！瞧誰打得遠！

香菊 你遠！你遠！這成啦？

（他一相情願，拉了她就往右跑。）

香草（繼續）村裏人都好？

小虎兒 曹三他媽死啦，趙四添了一個兒子，田喜兒害了一場大病……

香草 大病？

小黑兒 不重！

香草 當真？

小虎兒 他病裏頭直叫你的名子。這是我媽說的。我媽還對我爹說，田喜兒沒有出息，儘想人家閨女。

香草（呆了呆）他就一直待在村子？

小虎兒 才回來不幾天。他在縣裏地裏用人，他媽打信把他叫回來的。他媽還是直

跟他吵。

童生的聲音 你們都來呀！咱們比比誰打得遠呀！

小黑兒 小虎兒哥，你打給他看！

小虎兒 好來啦！

〔兩個人跑出去了。〕

〔香草似乎什麼也沒有聽見。一種自己形容不來的哀愁，在她的心頭蕩漾。她輕輕嘆了一口氣。她沒有語言表示她的淒涼。她的神情彷彿發楞，彷彿出神遐想。〕

〔田寡婦拄着那根樹枝子，由右邊來。〕

田寡婦 （走近，唾了一口痰）啐！我當是誰哪！原來是你香草呀！

香草 （起立）你大媽好。

田寡婦 享福啦呀！眼眶子大啦呀！會聽見我這窮老婆子（又是一口痰）啐！不希

罕！

〔她一逕往左走出。〕

〔香草呆了。她失去力量，重新坐下，不由自主，抽噎起來。靜靜的，微風掠過她的頭髮，遠處有牛哞着。〕

〔香菊溜了回來。〕

香菊 姐姐，你哭啦？

香草 沒有什麼。

香菊 姐姐，你是哭啦！

香草 我歡喜哭了。這半年，你不知道我多麼想你——多想媽——多想咱們一家人！

香菊 (神秘地) 我知道！

香草 你知道什麼？

香菊 我知道你也想田喜兒哥。

香草 (禁阻) 妹妹！不許胡說！

〔童生時香菊，跑了過來，站在廟門旁邊。〕

童生（一霎那間，他臉上沾了兩塊爛泥，手是更不用提了）香菊！你來呀！

香草（一驚）嘻！你怎麼的啦？別弄爛泥！

童生 我沒有弄。

香草 瞧你臉上！

童生 他們扔的。

香草 瞧你兩隻手！

〔童生做怪臉。〕

香菊 我知道，他要撈蛤蟆蝌蚪，小虎兒不許！

童生 香菊！你來！

香草 不許跟人打架。

〔她看着香菊移動……忽然左方破空傳來一聲：「香草！」田喜兒在呼喚她。〕

「僅僅是第一聲，就對香草起了奇異的作用，她孤寂的靈魂顫慄着。不由自主，她全身迎向聲音所在，蒼白的面色有了紅暈。她最初的感覺是喜悅。

（但是第二聲呼喚，更響了，似乎起了相反的效果。她恐懼了。她收回已經舉起的步子，四外張望，急於尋覓一個隱匿的地方。

（第三聲似乎就在她的耳邊，她打算躲到槐樹後面。然而這個奇異的呼聲的存在，彷彿蛇蝎，又彷彿祥瑞，吸住她的舉止。她感到自己無能為力，於是，手足無措，她低下了頭。

（田喜兒抗着耙，跑了過來。

田喜兒（興奮）「唔！我可巴着你啦！我想到羅村聽你去，我提不起神，我沒有那份兒高興，可是我知道，我想親眼瞧瞧你在羅家怎麼過活。這下子好了，我總算等着了！」

童生（遙向香草）「你們倆聊罷，我們倆走啦」

田喜兒 這是誰？

香菊 田喜兒哥，是我姐夫！（向童生解釋）田喜兒哥，跟姐姐好着哪！

童生 （天真爛漫）田喜兒，你跟我媳婦兒好好兒聊聊罷！我們倆玩兒去啦！

〔他拉着香菊跑開了。〕

田喜兒 （又驚又疑，不由跟了幾步）就是他！他就是這毛孩子呀！……我夢裏頭，日裏頭，一直想殺死的那個忘八蛋，原來是你這小不點兒的屎孩子呀！……就是你佔了我的香草呀！……你好福氣呀！……我只要一傢活下去，你的小命兒就算啦！

香草 （婉止）田喜兒哥！

田喜兒 他叫咱們倆好好兒聊聊哪！（笑）他這番盛意倒不好辜負！（退到香草旁邊，忽然，失去了興奮和語言）香草！

〔兩個人沈默着。〕

〔田喜兒坐在長凳上面，把把倚在旁邊。〕

香草（苦笑着，先開口）田喜兒哥，你好。（他點點頭，嘆了一口氣）聽說你病了

一場。（他點點頭，看着她，她說不下去了）我……我……嫁過去……

田喜兒（譏訕）享福？

〔香草坐下去，不回答，靜靜地哭了起來。〕

田喜兒（湊近）我不該那麼說……你一定很苦……我們都苦。我知道，人家娶你，也不過是娶一條牲口……我直惦記你……人家一講到你，我就心跳，我就跑開……可是，跑開了，我又後悔沒有聽下去……差不多一年了，自打那天晚晌以後，我再沒有聽見你……人家說你病了……人家說鄭老師在爲你做媒……人家說你嫁了一個有錢有勢的好人家兒……我一直在縣裏幫景相公跑……

香草 我死了就好了！

田喜兒 活着……活着……活着總有出頭的一天……

香草 我怕……日子長……活不下去……

田喜兒 你那天晚晌跟我跑了就好了！

〔香草只是低聲嗚咽。田喜兒同樣不言語。日光又斜了一度。遠遠傳來嚙子哼啊哼啊的叫喚。〕

田喜兒 （坐在長凳的一端，看着地）我有時候也在想……我學着人家也在想

……咱們兩個人裏頭一定有一個人錯，要不就是咱們兩個人全錯……不然的話，怎麼就那麼湊巧，樣樣事都像跟咱們兩個人作對……我聽說你嫁了人……

那一天我打清早起，就躲到城隍廟，不要聽見一個人……我恨！我恨你，我恨你一家人，我恨全村子人，我什麼人也恨，我恨我自個兒……我覺得眼前一片黑，有苦沒有地方訴，活着只是受罪……慢慢慢慢我心靜了……我一個一個仔細打量

十殿的閻王……他們全像有話對我講……他們像在講，這世界不是你們年輕人的，可也不是得就是他們大人的，你看呀，是我們的……由命不由人！命裏注定的，香草妹妹小時候跟我好，命裏注定香草妹妹大了就得跟我分手……天黑了，我回到學堂，飯也不用，倒下頭就睡……我足足病了一個多月……我心裏頭發狠，

爲什麼她可以嫁人，我就不可以沒有她，照樣兒活下去？……對！我對自個兒講，我偏偏活給人看，活給她看，活給香草看，活給她一家人看……（搖頭）沒有用！發狠沒有用！媽告訴我，她在廟前頭，沒有人攔得住我，我跑來了，（完全轉向香草）好香草，要我忘掉你，多不容易呀！

香草（太感動了）好喜兒哥……我知道你苦……

田喜兒 你也苦！

香草 你跟我都苦！

（兩個人失去語言，手疊在一起，默默之中，只有靈魂活動，田寡婦由左折回，把他們由痛苦的夢驚醒。

田寡婦（進來就頓她的樹枝子）好喜兒呀！我說怎麼一轉眼不見你了哪！你給我丟魂丟到這兒來啦！（劈頭就打）你這死不要臉的！人家出了門兒的閨女也好搜着！在這兒人來的地方！

田喜兒（先是閃躲）媽！是您說您聽見香草在廟前頭的！

田寡婦 我可叫你趕到廟前頭給這騷蹄子上香來的？

田喜兒 媽別說得那麼難聽。

田寡婦 你倒幾時想好聽來的？

田喜兒 人家沒有招着您……

田寡婦 礙我眼！

田喜兒 人家正在傷心……

田寡婦 自個兒討的！

田喜兒（立定）媽！您再說下去……

田寡婦（怒不可遏）不許我說下去呀，除非你不是我的兒子！

田喜兒（反臉）媽，打今兒起，我就不是您的兒子。

田寡婦 你放屁！

田喜兒（出人意外，用力推她）媽！我也會生氣！

田寡婦（情急）你這該死的！（樹枝子在空裏舞着，沒有用）你要把我怎麼着？

田喜兒 我呀，我就這麼推呀推的，把您推到池子裏頭……

香草（放下袍褂，急得直搓手）田喜兒哥，使不得！

田寡婦（同時）那我不淹死了嗎？……好香草，他聽你的話……

田喜兒 媽，您今兒個活不了啦！

田寡婦（殺雞一樣喊叫）快救人來呀！……香草，行行好……我要死啦！

香草（過去要拉田喜兒）田喜兒哥，你真瘋啦！她是你媽！

田喜兒（把田寡婦抱往廟門）我是瘋啦！誰攔着我，我就宰了誰！

（他把田寡婦抱進廟門，小心在意，放在門內地上。）

田寡婦 你要把媽怎麼着？……你……

田喜兒 心肝兒媽，您老人家就在這兒躺躺罷！（跳出門限，雙手把門一帶，發見田

寡婦的樹枝子落在門洞，拾起來插在兩個圓轉自如的門環裏面（您老人家就多待待罷！（看着驚呆的香草，笑）你怎麼啦？

香草 我……我……你怎麼啦？

田喜兒（來到旁邊）過一會兒，媽就好了。

田寡婦的聲音 開開門呀，你死不了的死鬼！（種門）我把你這活畜牲！

香草 你把門倒扣上啦？

田喜兒 她老人家別想得來。

香草 可是，我公公——

田喜兒 你公公？

香草 他跟鄭老師在裏頭商量事情。

田喜兒（大喜）這下子稱我心啦！我們的老師，你的舉人公公，我的寡婦媽媽，全

打發到一個道道兒上啦！

鄭的聲音 田喜兒！開開廟門！（砸門）你要反啦！（砸門）給老師開門！

田寡婦的聲音 給你媽開門！

（門砸得通天價響。）

田喜兒 （吐了吐舌頭，悄悄地）門都要砸下來了！

香草 我求你啦！給我公公開開門！

田喜兒 他不在。沒有聽見你公公喊叫。

香草 他要生大氣的。他一生起氣來呀……

田喜兒 他生他的氣，咱倆先到池子那邊尋個樂子去！

香草 你不怕——

田喜兒 爲了你呀，殺人，放火，打家，劫舍，喫官司，砍腦袋磕，我統統沒有擺在心上。

（逼近）香草妹妹！

香草 （心之所欲）喜兒哥哥！

田喜兒 你真就變了心？

香草 (低下了頭) 我有一天會死的！

田喜兒 香草，不會死的。你嫁了一個孩子，那不叫嫁人。趕明兒我要是一朝得了勢呀…… (放低聲音) 景相公講，要換朝代了，什麼全跟着換……

香草 你老是朝好裏想。

田喜兒 趕明兒，——啐！這麼一會兒，我說了兩個「趕明兒！」

香草 好喜兒哥，我等不到那一天的。

田喜兒 等得到的。也就快了。——他們吵死人了，咱倆轉到廟後頭聊聊去。

香草 我不去。

田喜兒 爲什麼不去？

田寡婦的聲音 死鬼你真就不來開門呀！人家媳婦兒好端端的，你可別給你媽闖

下大禍呀……

香草 聽你媽講！

田喜兒 別理她！

鄭的聲音 開門！開門！

〔門一直挨砸。〕

香草 當心我男人！

田喜兒 他呀，他在跟小虎兒打架哪！（指出）你聽！

香草 快叫他別打架！公公要罵我的！

〔廟牆裏面忽然冒出一個人頭，漸漸露全了，是羅舉人，蹬着一架梯子，向外窺探。他在上面望見一

對青年男女。他幾乎驚呆了。

田喜兒 由他罵好了！

香草 你這人怎麼那麼任性！

田喜兒 （堅持）跟我到廟後頭，沒有人，我跟你說一句話。

羅 (發聲呼喚) 媳婦兒!

香草 (驚懼, 張望) 我公公!

田喜兒 (張望) 沒有。

羅 (厲聲) 媳婦兒!

香草 是我公公!

田喜兒 他在廟裏頭。

羅 (揮拳, 威嚇) 媳婦兒!

田喜兒 (一把抱起香草) 這下子你就去啦!

香草 (推急, 捶) 放手! 我公公! 放手!

田喜兒 他聽不見!

香草 (掙扎不得) 你呀, 喜兒哥哥, 你要害我!

(田喜兒抱着她, 往右馳出。)

羅（又氣又急）回來！回來！（一隻手扳住牆頭，一隻手在空中舞動）氣死我啦！
我這個臉丟盡啦！我這個舉人白當啦！

〔他在牆頭氣癱了。〕

（幕）

第五幕

(關帝廟前。數分鐘後。)

羅舉人怒火中燒，筋酥腿軟，依舊在梯子上面顛擺。夕陽一抹，正好照着他的瓜皮小帽。他氣昏了，伏在牆頭，遙對長凳上面的袍褂，只是呼唧。

廟門始終倒扣着。孩子們聚在前面，喊着，笑着，甚至於跳高了拍拍門環，但是小腦筋轉動又轉動，沒有能夠抽去那根粗實的樹枝子。

鄭的聲音 開開了沒有？

小虎兒 開不開。

田寡婦的聲音 田喜兒呢？

小黑兒 不知道那兒去了。

田寡婦的聲音 香草在嗎？

童生 不在。

田寡婦的聲音 你是誰？

童生 我是她男人呀！

田寡婦的聲音 唉呀！這個亂子可惹大啦！我怎麼養了這麼一個禍害人的東西呀！

鄭的聲音 你大媽就別哭了！（稍緩）有誰過路嗎？

童生 沒有。就是我爹。他爬在牆頭不動活。

香菊 紅鼻子來啦！

（孩子們跑過去，一人一隻手，推推挽挽，簇擁着救星出來。

紅鼻子 什麼事？什麼事？

孩子們 去開廟門！廟門叫田喜兒插住啦！老師在裏頭直生氣，田喜兒媽也在裏頭。

童生 還有我爹！要出，出不來，在牆頭直搵。

紅鼻子 （望望牆頭）我的媽！我去了不大一會兒，就出了這麼大的亂子！

鄭的聲音 紅鼻子，開門！（紅鼻子當着廟門，收回伸上去的手）紅鼻子，快呀！

孩子們 快呀！

紅鼻子（向孩子們示意）別吵！（全靜了）老師，裏頭桃子沒有人偷？

鄭的聲音 問這幹什麼？你是開門呀！

紅鼻子 我在開！我開不開！（稍緩）今年的桃子該熟了罷？

鄭的聲音（發急）紅鼻子，你開開門，過半天我揀幾個頂爛的給你這饞癆！

紅鼻子（向孩子們掀動嘴鼻）是啦，老師！（用力一抽，拔掉樹枝子）閃開，我推門了！

〔砉然一聲，兩門大開。田寡婦領先搶出。〕

田寡婦（由紅鼻子的手奪過樹枝子）聽你有什麼地方好躲（四外張望）果

真不在（呼喚）田喜兒！田喜兒！

〔她向左喊出去了。〕

〔鄭緊跟着出來。他同樣有氣，和她一樣左右尋覓。〕

鄭 我把你這渾賬……不敬師……不敬老……

童生（引他注意牆頭）鄭老師，我爹！

鄭（大驚）羅舉人（向上招呼）羅翁！

羅（有氣無聲）我……我……

鄭羅翁！

羅我……我氣死啦！

鄭羅翁！下來！

羅下……下不來……兩條腿……發抖……怕摔……摔死！

鄭（轉向紅鼻子）快快去搭救你們親家老爺！

〔他推着紅鼻子和孩子們一同搶入廟內。香菊沒有進去，遲疑了一下，甩脫童生的手，四外張望。〕

香菊（乖巧地）姐姐！姐姐！（發見左方來人）媽爹！

〔她跑過去迎住進來的楊村長和楊太太。〕

楊你一個人？

楊太太 你姐姐呢？

香菊 姐姐才剛在，這會兒走開了。媽！（指牆頭）你瞧！

楊太太 那不是親家公！

楊 可不是！（招呼）親家公！

羅 （招呼裏面的人手，未曾聽見）扶好梯子……我覺得梯子直在搖活！

鄭的聲音 你放心扶牢啦！

羅 那……那……我下來……不成……接我一把！

鄭的聲音 紅鼻子！你上去接一把！

（楊耐不下去，跑進廟內，看個究竟。）

（羅終於在牆頭消失了。）

香菊 （細聲細氣）媽！

楊太太 什麼事，鬼丫頭？

香菊（插著地）姐姐——

楊太太 姐姐怎麼？

香菊 跟田喜兒——

楊太太（焦灼）田喜兒怎麼？

香菊 走啦！

楊太太（不相信）小孩子家，瞎說！（又一轉念）你姐姐不也在廟裏頭？

香菊 不在。她先跟我在一起。坐在這兒凳子。瞧那不是姐夫的衣服！

楊太太（急死了）她人呢？

香菊 沒有聽見。

楊太太 廟裏頭？

香菊 廟外頭！（加了一句）沒有別人！

楊太太 你姐夫——？

香菊 也在廟裏頭。

楊太太 可不得了啦！快快喊你姐姐來！（喊同香菊）叫田喜兒躲開！叫你姐姐一個人來！

〔香菊往右跑出。〕

楊太太 這要是叫她公公聽見了，她就別想活啦！

〔羅由廟內走出。紅鼻子攙着他。楊和鄭隨在後面。孩子們落在最後。〕

楊 親家公，是怎麼回事，我簡直不明白。

羅 （斜着頭，粗聲粗氣）就是那麼回事！你不是親目所視，你當然不明白……可是我呀，我親目所睹！有目共觀！衆目共觀！

楊 （問鄭）親家公說些什麼？

鄭 他說他聽見啦。

楊 聽見什麼？

鄭 他沒有說。

羅 (過去，坐向長凳) 光天化日之下，膽大妄爲……氣死我啦！

楊太太 (向楊) 親家公在生氣。

楊 這要你說？他自個兒說得明明白白的！(向羅陪着小心) 親家公！

羅 (充耳不聞) 男盜女娼，無恥已極……天理所不容，神人所共怒……太不像

話啦！(呼喚) 童生！

(童生躲在最後，不敢出面。

羅 (尋覓) 童生(發見) 狗才還不給我過來！

童生 (推蹭) 爹！

羅 (驚怖交加) 一臉的泥！額頭一塊青！兩手的泥！你這半天在外頭幹些什麼？

看的你那好媳婦兒呢？

童生 (尋話回答) 爹……爹叫我媳婦兒看我，沒有叫我看……看我媳婦兒……

羅（跳脚）放你媽的屁！你是喫屎的……（重新坐下）你說她看你，她就把你看成這鬼樣子……袍子呢？馬褂呢？

〔大家尋找。〕

童生 不……不知道。

羅 你脫在那兒？

童生 交給我媳婦兒了。

羅 不許你說她！

紅鼻子（指點）親家老爺屁股底下坐的是什麼？

羅（順手一抽）這不是給我穿上！

童生 我……我……熱！

羅（站起）穿上！穿上給我回家！

〔楊太太走近，預備幫忙。〕

羅 (擋回) 不勞駕!

楊 親家公既然來了……

羅 來得好!……不來我還矇在鼓裏頭哪! (向童生) 穿!

(鴉雀無聲,他給童生穿好袍褂。)

鄭 羅翁,關於設立學堂……

羅 (向童生) 自個兒扣紐釦子! (向鄭) 閣下以後爲人做媒,務請打聽仔細!

楊 親家公,你這話……

羅 「親家公」這個稱呼,請閣下免了罷。當着媒人,我把話交代清楚,我休了你那寶貝女兒! (向童生) 好啦!走!

楊太太 (攔住) 親家公,我女兒就是跟田喜兒——

羅 你知道,那不更好! (推搡童生) 走!

童生 我媳婦兒……

羅 (大聲) 休啦

童生 (尖銳) 我要她!

羅 要你媽的屁! 你想做忘八呀? 你不怕丟爹這個舉人的臉呀? ……好好兒給我走!
(然後, 在邊沿, 向衆人) 回去, 我就送休書來! 你那寶貝女兒呀, 任憑死活, 我羅舉人家沒有這個人!

[他拉起哭哭啼啼的兒子, 邁開四方大步, 頭也不回, 逕自去了。

[全場空氣爲之一鬆。

楊 (霹靂一聲) 香草那狗丫頭呢? (無人回應) 死東西! 臊我這個臉!

小虎兒 (指着右方) 那不是!

[全望着她。香菊跟在後面, 她們惶惶急急趕了過來。

楊太太 (想搶過去有所爲力) 我把我香草呀……

楊 (一把推開) 你給我養的好女兒! (望着香草, 鐵青了臉) 你給我幹得好事!

香草（低下了頭）爹！

楊（沈住氣）田喜兒呢？（香草不敢作聲）他人呢？（一問一逼）跑啦？你算會過他啦？你連你公公都不瞞着你的膽子比天還大！你眼睛裏頭還有大人沒有？你活到十七八歲，有沒有廉恥？（香草面無人色，跪了下去）你知道你公公把你怎麼樣啦？（沒有回應）他呀，他休了你啦！他走啦！他這就送休書來！他羅家全沒有你這個人！（拾起耙）我……我……處死你！

紅鼻子（在中間阻擋）老爺！

楊滾開！我今兒非打死她不成！（向香草）你這不要臉的狗賤人！聽你今兒活得成的！你婆家不要你，我娘家更不要你！

紅鼻子 老爺！這是人家的傢活。

楊（把耙交給他）拿去！

〔紅鼻子把耙放回原處，向楊太太示意。〕

楊太太（跪在楊旁邊，嗚咽）香草爹呀！你就饒她一死……把她交給我！

楊 交給你！再活下去？再給我丟人？

香菊（同樣跪下）爹爹！

楊（向楊太太）起來！先把香菊帶回家去！我不要她在這兒瞎着！起來！聽見了沒有？給我起來！

楊太太（起立）你答應我不……

楊 我什麼也不答應！（向香菊）跟你媽回去！我就回來！（向紅鼻子）拉她回去！

鄭 村長，固然……

楊 老師，你遇着這事，你怎麼辦？

〔鄭只好走開。楊坐向長凳。〕

楊太太（走近香草）好孩子！

香草（泣不成聲）媽！

楊太太 你怎麼……

香草 女兒沒有什麼……媽，我早就不想活了，我這兒給您磕頭啦……

〔楊太太大哭。〕

鄭 (勸解) 你大婦兒……看開點兒……

楊太太 (一邊走，一邊懇求) 香草爹，你不能够那麼狠心……把孩子給我留下！

〔他陪她往右走出。〕

紅鼻子 (一邊拭淚，一邊哄騙香菊) 媽回去了……咱們也走……

香菊 (不肯) 我要姐姐！……我要姐姐！……

紅鼻子 爹帶她回去……(一邊連拖帶抱，一邊驅散小虎兒兄弟) 去！不許在這

兒……都給我走！……

〔廟前就餘下父女兩個人。香草停住了抽噎。死一般靜。〕

楊 (望着香草，半晌) 瞎完啦！(跺了一下脚，然後) 你還想活嗎？

香草 爹!

楊 說!你還想活嗎?

香草 不想。

楊 你知道你只有這麼一條路——死,對不對?

香草 是,爹。

楊 我把話說在前頭。不是我做爹的心狠。你知道,你幹下這種見不得人的事……

香草 我沒有……

楊 你沒有?

香草 也就是那麼……

楊 也就是那麼……

香草 (說不下去)爹!

楊 你說不出口,是不是?(沈默)那麼,聽我講,跟我到廟裏頭來。

〔田寡婦由左折回，看見他們父女的情形，不由止步。〕

香草 廟裏頭？

楊 嗯。廟裏頭。（站起）我帶你到大殿，你對關帝爺磕三個頭，求他老人家保佑你下輩子好好兒做人。

〔田喜兒由右出現，閃到門洞。〕

香草 是，爹。

楊 你要是往日都像現下這樣聽話，不會落這樣一個下場。（難受）做爹的不止我一個人。心狠的也不就是我一個人。（在她旁邊）你自個兒明白，嫁出門的女兒，要是婆家休了回來，別說你做媳婦兒的，我做爹的先就臉上掛不住。

香草 是女兒不好……

楊 這話也就不必說了……我也是一樣難過。（拭淚）你起來，到裏頭給關帝爺磕三個頭，我給你一條帶子，你拿着一個人到後頭院子，挑一棵矮點兒的桃樹：

……我說不下去，你自個兒明白。

〔他哭了。〕

〔香草也哭了。〕

〔田寡婦也哭了。〕

楊（聽見第三者的聲音）誰（發見田寡婦）吓是你（向香草）起來！你不自盡，以後別想在這村子過活。

〔香草點點頭，一邊抽噎，一邊預備起立。腿軟，腳酸，靈魂似乎已經離殼，她好半晌沒有能夠起立。〕

田寡婦（忽然同時，拍着牆，良心發見似地數說着）我把你這不是人的喜兒呀！

……你聽你害得人家閨女活不了了呀！……你損了陰德，你這輩子就別想發了

呀！……人家閨女做了鬼，半夜能夠放得了你呀！我……我……我好苦命呀！……

楊（先是厭煩，隨後被她的聲調，尤其是詞意所感動，不由自主過去安慰一番）

你大媽……就別傷心……你丈夫死了許多年，守一個兒子……

田寡婦 他那兒是人呀……我做媽的挖盡了心血，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呀！……

（就在同時，田喜兒不顧死活，走到香草背後，打算幫她站起，她擡起頭，看見是他，才要驚叫，立即住口。）

田喜兒 （低聲）我扶你起來！

香草 （一驚之下，反而站起，扶住槐樹）當心我爹——

楊 （回身正好發見田喜兒，立刻冷下了臉）幹什麼？

田喜兒 （語氣平靜）來拿我的傢活。（指耙）才剛丟在這兒忘記拿了。

楊 來得好！（酷虐地）我這事正要你做見證。回頭我女兒死了，人家也好明白不是我做爹的逼她。

田寡婦 （發見田喜兒，舉起樹枝子要打他，但是哭失了力，走到半路，就在長凳坐下）我把你這死鬼……趕來給人家閨女送死來啦！……

田喜兒 （走到旁邊）媽，聽我講。

田寡婦 我不要聽你講！

〔田喜兒拿起耙。〕

楊 (向香草) 你前頭走，到廟裏頭去。

〔香草的視線落到田喜兒身上，搖動了，她低下頭，嗚咽着。〕

楊 (催促) 走啊！

田喜兒 楊大叔，一句話。

楊 (冷冷的) 我聽着。

田喜兒 您當真不要這個女兒啦？

楊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她公公當面休了她，我娘家不能夠留她。

田喜兒 禍是我闖的。

楊 你逃不掉！

田喜兒 我不逃。

楊 算你有種！

田喜兒 那麼，你們當真都不要香草妹妹這個人啦？

楊 （點點頭）就算是罷。

田寡婦 （插嘴）好好兒一個人……

田喜兒 媽，您別吵。（向楊）我媽說的對，好好兒一個人，眼睜睜看着她死，天下沒有這個道理。香草妹妹跟我都年輕，不懂事……

田寡婦 懂了就好啦呀……

田喜兒 （看她一眼，繼續）我們壞事就壞在這上頭。喫苦也在這上頭。拿我媽來講，楊大叔，世上頂疼我的人是我媽，我也頂疼我媽，可是，楊大叔，媽見天兒爲我嘔氣……

田寡婦 那是因爲你不孝順呀……

田喜兒 （發脾氣，頓把）哎呀！您好不好讓我把話說完了？（繼續）楊大叔，媽少

了我是活不成的……我惹下了人命官司，只要我活着，媽總不肯不要我的……
田寡婦（靜靜地哭了起來）寶貝兒子呀，你這話說對了呀……

田喜兒（最後）楊大叔，拿你們有錢人來說，喫不了的東西，用不了的東西，霉了爛了的東西，扔掉倒掉攢掉，總是怪可惜了兒的……您總是做好事，拿喫剩下來的東西丟給大門口兒的叫化子……

楊 你的意思是……

田喜兒（跪下）楊大叔，我這兒給您磕響頭了，您就行行好，把您不要的東西丟給我這叫化子……好楊大叔，從前您不肯把香草妹妹給我，有道理，因為我窮……我也知道我娶不起……不過，現下你們誰都不要她了，我跪在這兒討她，求您把她丟給我，好比拿您不要的東西打發一個叫化子……也省得陰間造罪……好楊大叔，您聽，喜兒向來硬氣，現下也哭了……我過後兒感激您一輩子……

〔香草陪着他哭。田寡婦也讓兒子感動得又哭了起來。〕

田寡婦 我把你這多情多義的小畜牲啣……

田喜兒 好楊大叔，不單只我一個人感激您……我香草妹妹……我的好心眼兒

媽……

田寡婦 （忽然，止哭，起立）楊大叔，別聽他的……

楊 那是我不聽！香草是我女兒，由我處置。

田喜兒 楊大叔叫她活着，我喜兒以後好好兒做人，我要是有什麼對不起你們的

地方，就不是人養的……

田寡婦 （不滿意他這末一句話）你倒說說，不是人養的，是什麼養的？（然而，同意他前面的話，向楊）你楊大叔，喜兒這話是對的，好死不如賴活……

楊 （堅定）活呀，她休想！（轉向香草）你自個兒說呀，你有沒有臉活着？你想不

想活着？

（香草只是嗚咽。）

田喜兒 她是人，她有什麼不好活着的？楊大叔，我再給您磕一個響頭，您就由我把她帶走罷。

田寡婦 人家休了的媳婦兒，我不能夠要！

田喜兒 她沒有錯，休又算得了什麼？再說，禍是我闖的。

田寡婦 你呀，你就給我少開口！（向楊）楊大叔，別讓喜兒帶她走。

楊 當然不讓！（向香草）天這就要黑了，給我廟裏頭去！

（香草才要移步，田寡婦又發了話。

田寡婦 你楊大叔，你不好這樣逼香草的。喜兒的話對，她也是人。我男人死了許多年，什麼人不欺負我這孤寡老婆子，可是我呀，有我喜兒這害人精在一天，我還真是一天都不要少活！

楊 那是你！

田寡婦 （走在他們父女中間）我把話說在前頭，楊大叔，你女兒尋死，可不是我

的兒子逼的。

楊（反駁）難不成是我？

田寡婦（頓樹枝子）好哇！原來你存得是這個心啊！（向香草）好香草！偏不死給你爹看！（過去護住她）有我這窮老婆子在，看他能夠把你怎麼樣！（向楊，惡狠狠的）試試看！試試看！

楊（因氣而呆）你……你……

田寡婦（向香草）好孩子，別哭，這半天委曲夠了你！（向楊）沒有人要她不是？我當乾女兒收了她！

田喜兒（喜極而涕）媽！我的好媽！兒子這兒給您老人家磕響頭啦！

田寡婦 不希罕！

田喜兒（磕一個頭，數一個）一個，兩個，三個……（爬起）媽！您這個德積大發啦！

田寡婦 還不是爲了你這不成材！

田喜兒 媽！您罵好了，打今兒起，兒子沒有二話！

楊 (暴發) 做夢！你們要帶她走呀！休想！

田喜兒 楊大叔，您這個人通不通人？性？就算香草妹妹已經叫您弄死了，您又有什麼不好放她走的？

楊 她走走看看！走走看看！(厲聲) 香草！給我廟裏頭去！

(香草打了一個哆嗦，真就走了一步。)

田寡婦 (一把揪回) 好香草，你死了，我的喜兒怎麼着？我的喜兒怎麼着？

香草 (被她一語道着，涕泗滿面，看了田喜兒一眼，倒在田寡婦的胸脯) 好大媽！

田寡婦 (拍着她，就像拍一個喫奶的孩子) 我的好孩子！我知道你不甘心死的！

楊 (厲聲) 香草！你還聽不聽你爹的話？

田寡婦 你是她爹啊？你就不是人！(向香草) 別理他！跟我家裏去！

楊 (厲聲) 香草！你敢！

田寡婦（大聲）你這人怎麼那麼死心眼兒？她到了兒是你的血肉呀，你直着嗓子嚷嚷些什麼？

楊 難不成由你們造反？

田喜兒 媽呀！咱們……

田寡婦（給了他一樹枝子）我要你叫魂！拿好耙！給我前頭走！

田喜兒 是啦，媽！

田寡婦（擁住香草，徐徐向右行走）好香草，不是我做媽的有意說歪心話，我的

喜兒呀說什麼也配不上你……

楊（看着他們，忿怒，羞愧，矛盾，苦悶，孤獨，寂寞，然而痛心疾首）看我饒得了你們的！看我不到縣裏告你們的！對！我就是這個主意！

〔他帶着決心，頭威威的，向右走出。〕

田寡婦（停住，向香草，經驗之談）好孩子，別怕。人有臉，樹有皮，你爹說什麼也不

會到縣衙門出自個兒的醜的！（吆雞似地向田喜兒）有話家裏說，嚟！嚟！回家去！

〔陽光一線，照着他們的背影，天色已經全到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農人田事已畢，遠遠傳來他們種種的聲音，唱歌，吆喝，同時牛鳴驢嘶，歸鳩啼鳥，交織成田野的音樂。〕

（幕）

跋

青春的第二幕原來是草莽的第一幕，草莽打算重寫，便把第一幕剔出，另外發展成爲青春。就時代來看，自然仍屬清末。寫的時候，暮春初夏，離日本投降還有一年多。費穆先生看了喜歡，就在盛暑把牠演出了，演員有喬奇、碧雲、嚴斐、俞仲英與江山等，地點在卡爾登。